



蕉風  
月刊

一九七六年十月號 284 期



KDN 9254 · BULANAN CHAO FOON OCTOBER 1976 · \$0.50



**KDN 9254**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84期 ● 一九七六年十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

### ■小說

放走了一隻狐·紀小如·57

青灰色的濃痰·落葉·61

張開的口流不出聲來·張瑞星·64

---

### ■散文

望鄉亭·李木真·67

無韻的海浪·周望禪·68

山的聯想·藍啓元·71

暮色椒林·夢羔子·73

映影·李玉思·75

---

### ■史料

中國新詩集總目(二)·吳戈·76

---

### ■風訊·編輯室·94

---

# 蕉風月刊

二八四期

## 目錄

---

■封面·陳銳利設計

---

■專欄

標語、匿名信及其他（古城之戀之二）·黃潤岳·4

再見與祝福（輕訴集）·何榮良·10

---

■論述

談文化交流·溫任平·13

「杜鵑窩」飛越得過？·顏元叔·16

「飛越杜鵑窩」裏的隱喻·諷刺與希望·邱志宏·20

---

■詩

聊齋新寫·溫任平·29

韻·賴瑞和·30

攬鏡·謝清·32

風花雪月·張瑞星·34

雪洗·方娥真·37

悠悠栢南·鄭榮香·38

初寒·周清嘯·40

---

■評論

試剖顏元叔「舞會的裝飾人」·楊升橋·42

（附錄：顏元叔·舞會的裝飾人·50）

---



黃潤岳

閒思錄

# 標語、匿名信及其他

## 「古城之戀」之二

這是初到馬六甲的那一年，一九六五年九、十月間的事。

有一晚，我們夫婦看完電影回來，已經是十一點多了。看見有三位同學坐在我家門前的石欄上，我立刻直覺地意識到一定出了事。

我引他們走進客廳，他們的神情都很緊張，欲言又止的不知如何啓齒？

「你們來找我，有甚麼事嗎？」我問。

「我們考慮了很久，不知道要不要告訴校長。最後，我們覺得還是要告訴校長好些。今晚我們在禮堂參加了結婚宴會，想從學校後面回家，發現科學室旁邊的廁所外面，貼了三張標語，都是罵校長的。校長最好去看看。」

我要他們坐上我的車，開到學校，遠遠就看見那三張貼得歪歪斜斜的長條標語。白底紅字，非常奪目。第一張是要我滾回新文龍，第二張是培中的英文程度不容許降低。第三張是甚麼，現在我已忘了。因為牆面很粗糙，要撕下來了不容易。三位同學，加上司機也來幫忙

，標語雖然是撕下來了，牆上卻留着顯著的痕跡。

我和他們將全校各處巡視一遍之後，回到家已是凌晨二點。疲乏不堪，倒在牀上就睡熟了。

第二天是星期一，頭兩節我有高二乙的華文。下了課，回到辦公室，我把那三張撕破了的標語黏貼在另一張白紙上，重閱一遍，心中倒還平靜。第四節課畢，有一刻鐘休息。在第五節課時，我召集全校師生在禮堂集合，宣佈了昨夜的事。而且說明不是有三位同學發現，那麼，今天這時全馬六甲就會鬧得滿城風雨了。我表示我的辦學態度：有目標，有立場，也有理想。我到培中來，更不是爲了生活，我是來辦教育。我也坦白講出：在今天以前，我並沒有打算作長久之計，合則留，不合則去，隨時準備離開。現在要我滾，我倒下了決心，只要董事會有聘書，我決定留下來。如果因爲三張標語便把我趕掉，那才是笑話。我還以輕鬆的語氣說：「要滾，我自然有地方去，不一定要滾回新文龍。寫標語的人不用爲我操心」。儘管我是輕描淡寫的，全校師生仍是譁然。最感驚異的是高二乙班同學。平時講書，我都提到課外的事。像今天這麼重大的事，我在上課時竟爾守口如瓶！其實，我對這三張標語，的確是等閒視之。在我離開新文龍之前，既然有擁護我的標語，來到馬六甲，也就免不了有打倒我的標語了。

接下來又有一些匿名信破壞我，而且多是油印的，有的長達三面。似是而非的抓一些題目，或者是斷章取義的引述我在週會中所講的話來攻擊。這許多匿名信，四處分發，連檳城怡保都有人收到，吉隆坡和柔佛更不用說。

我對於這些，可以說是處之泰然。認識我的人，知道我的爲人，看了這些信，決不會相信我會忽然變成這麼壞。不認識我的，看了這些，無論他們的反應爲何，反正我只是一個第三者而已。看了三四封之後，我已興味索然。後來的幾封，我連拆也懶得拆了。

其中有一條是質問我：爲甚麼要到峇株去買錄音機？

這是相當狠而且辣的。因爲它使人有一種印象：新校長從柔佛來，仍要回到柔佛去爲學校採購，其中一定有甜頭。也可能使本地的商家對我發生反感。

我倒的確是真金不怕火。我在新文龍做了十四年校長，我只拿過一次書店的回扣，大概

是四百多元。我在「龍引十四年」的回憶錄中，曾把有關情形寫出來。我認爲校長拿佣金，並不是正當的，可一而不可再。在馬六甲培中做了十年校長，我便不會拿過一分一文的佣金，也沒有接受過任何商店的禮物或紅包。我連馬六甲的一些書店在那兒也不熟悉。記得有位教育界的同道，印了一本書，要我介紹一些書店。我告訴他：我和任何一間書店都沒有交往。不僅談不上交情，可能他們還不認識我。他一面微笑，一面說：這倒是少有的事。

我在中學讀書時，看過地質學權威丁文江先生的傳記。他的公私分明，給我印象至深。到我出來做工，我也遵行這個原則。我的兒女都是在自己的學校裡受教育，學校裡所用的教科書，出版商都會送樣本給我。可是，我的五個兒女，都沒有用過這些不用錢買的課本。我告訴他們：這是送給校長作參考的。他們用書，應該到學校販賣部去買。我不想因爲省這幾塊錢書錢而養成了兒女們揩油的習慣，那就得不償失了。我也常在週會中提出這些公私要分開的事例來，鼓勵同學們愛惜公物，不要存有佔便宜的意念。例如家境可以勉強維持，便不要申請半費。學校的經費是靠社會人士捐助的，得來不易。反之，真正清貧的，也不要顧面子，怕難爲情。抗戰時，我在大學讀書，家中沒有接濟，也是苦學生，知道苦學生的滋味。培中有一套完整的會計制度。販賣部和零食攤都有專立小組管理，和學校行政完全分開。收支都用傳票，賬目記載分明。採購和販賣，採用投標方式。我對於這些，完全可以不聞不問，最多只蓋蓋圖章而已。

有許多書店或教育用具商都規定有固定比例的佣金給校長。「校長不要是傻瓜」。我便要他們將佣金折成書籍或用具贈送給學校。這個辦法也有行不通的時候：有一家英文書店出版了一套英文故事，整套大概是廿五元，校長有十巴仙佣金。我要那位推銷員把這佣金折成書價，董事會只付九十巴仙。他說不可以，因爲書店不能破例減價。我要他多送一本書。他也說不可以，因爲零售價格高一點。最後那位推銷員並沒有把這兩元五角佣金送來。我本來打算用無名氏到董事會去買禮券。

至於在峇株買那架錄音機，完全是爲了要替學校省錢。峇株某電器行的老板，新買一架名廠出品的錄音機，他原是放在家中自己用的，只唱過幾次，不會錄用過，答應用新加坡總代理的原價出讓。我和董事會商量之後，便用那張原來的發票開傳票爲數付款，沒有付稅，

也沒有付運費。想不到想爲學校省錢，自己卻蒙了不白之冤。

我花自己的錢的時候，我是很少計較的。手頭寬，我會請全體教職員吃一頓。但是，對於公家的器物金錢，我卻非常吝嗇。我決不用學校的信紙信封寫私人信。我起草稿或記錄甚麼，都是用印壞了的廢紙，連一張白紙都捨不得。校長室書記李禎寶君跟隨我多年，自然也受了我的一些影響。他兼教中文及英文打字時，學校的打字機有小毛病，他常常自己拆開來修理。匿名信也有攻擊他把打字機拆壞了。我只好對他說：「以後打字機壞了，不管大毛病小毛病，都送到店子裡去，你吃力不討好，爲學校省錢還要受別人指責，那又何必呢？」他沉默不語，我心中有說不出的難受！別人可以懷疑我到峇株買錄音機是想賺佣金，爲什麼連禎寶替學校免費修打字機也要派不是呢？打字機有沒有修壞，到董事會查賬，有沒有付修理費，就可以知道的。

像這樣大規模的發匿名信，只是頭一兩年的事。以後的幾年，我也收到過幾封匿名信，都是用英文文字的，而且是用打字機打出來的。就在我離開培中之前的一個多月，我還收到一封英文短簡，指責我爲什麼讓年資高的老師教高班？也有一些老師收到過匿名信，有警告的，有恐嚇的，也有指責的。

寫到這裡，我忽然記起我還收到過一封用中文寫的勒索信，要我把七十元現款放在美絲罐中，將美絲罐埋在科學室後面的香蕉樹下。不然會對我的兒子不利。希望我不要爲了這點錢而使兒子受到傷害。我收到信之後，依時去那裡查看，始終沒有看見有人去挖寶藏。大概是和我開開玩笑而已。不過，我倒不能不警惕，一方面暗示我的兒子隨時要小心，同時也要他去學一點自衛防身之術。我自己也在車上放了一根短棍，以防萬一。這可以說是匿名信的插曲。聽說在我離開之後，匿名信之風未息，不知何故？

至於標語，還只貼過那麼一次。另有一次是用紅漆寫在禮堂右側的牆上。那天剛好政府借用禮堂召開某項會議。只得在開會前兩小時內，將它洗刷乾淨。後來我關照事務主任王羣良先生，隨時備備油漆白灰，以免措手不及。在學校開學校慶及結業的日子，我通常在黎明前後，先去學校巡視一遍。一兩年之後，並沒有再發生這類的事，我也就高枕無憂了。

還有就是寫廁所，也鬧了好幾年。多是罵老師或是攻擊學校某些事，倒沒有針對我個人



的。我在週會中一再勸同學們要培養君子風度，在廁所中寫些不三不四的話，是幼稚而且無聊的。果真有不平或不滿，可以直接告訴我，或者在週記中向老師提出來。我也常常調閱同學們的週記，有時加上批語，有時給予答覆。

有些同學寫廁所，是和其他同學開玩笑的。這些多是低班的同學。因此，在初中一二年級班級附近的廁所，花樣較多。後來每年年初，有新生訓練。我便在新生訓練中提出寫廁所的問題來。隔不到幾年，我已可在新生訓練中向同學誇口：你們看，我們培中的廁所，都是乾乾淨淨的，沒有人亂塗亂寫。對於這點，我相當滿意。以後廁所中再有人亂塗，我便讓它留在那裡，然後再在週會中公佈出來。而且公開問：寫的人心中作何感想？

除了標語和匿名信反對我之外，在第一年的最後一天，聽說還有要公開使我丟臉的事，不知真假如何。

那天上午八點多鐘，我在辦公室接到一個電話，要我在畢業典禮中小心，因為有人要搗蛋。打電話的人不肯講出姓名，只說是我的學生，「剛才站在校長室門外和你笑了一下。本想進來親口告訴你。但是，他們的人很多站在那裡，我只好到外面借一個電話打給你。你不信，你可到外面去看看，你就知道了」。我問他：怎樣搗蛋？他告訴我：他們要丟撲克牌。我謝了他之後，放下電話，走到辦公室外。過道上到處是學生，有的走來走去，有的站在那裡談天。有的看到我，點頭笑笑，也有叫一聲「校長早」的。

我對於這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也只有將信將疑。一時也想不出要如何應付，只好到每一間教室巡視一番。如果有許多學生在裡面，不免會有人問我：校長有甚麼事嗎？或是校長要找誰呀？我只好坦白的講出來：「聽說有人等下要在禮堂搗蛋。」有的教室裡面，只有三五個人。有的教室，裡面的人不多，有的看見我從這邊門進，便從那邊門走出去。後來，我果然在某一間教室裡找到了一付撲克牌。這樣一來，我連走廊上或操場中多站幾個學生時，我也會走上前去問問，「你們知不知道有同學要在禮堂裡搗蛋？」

我回到辦公室，已經有些董事和來賓到了。每年的休業儀式及畢業典禮，有習用的儀式。早一年的，在一張紅紙上用毛筆寫看，仍然留了下來。我想把校長訓詞那一項，改列在「演說」之後。我的意思是我到最後才講話，萬一有甚麼問題，我便有機會可以答覆。當時便

有人提出不要改，我懶得堅持。不過，我沒有用那種大張儀式單，更沒有貼在牆上。我自己用稿紙寫了三份，一份給司儀的老師，一份留在辦公室，一份放在自己的身上。

十點正，大家都已集中在禮堂，儀式便開始了。

坦白說，這時我相當緊張，因為我不知道我將面對何種局面？不過，我在心理方面，已經作了應變的準備。萬一有甚麼使我難堪的事情發生，我只有走到台前去嚴詞指責，而且再度表明我的立場和態度。

臨到我致詞的時候，學生的掌聲相當熱烈。一直到我走到播音機前，掌聲才慢慢靜下來。從這一點看來，我對於整個局勢的控制，便更有把握了。

我發言了。我一反常態的用很低沉的聲調，很遲緩的一句一句慢慢講。我卻沒有忘記隨時用雙目掃視禮堂的每一個角落。尤其是前面幾排應屆畢業生，幾乎每一個都不放過。我只用三分鐘的時間結束了我的致詞。這時掌聲如故。我歸座之後，心情也跟着輕鬆一些了。

畢業歌唱完了，驪歌也唱完了。在全體同學唱完校歌之後，司儀老師報告一聲「請坐下」，然後是「禮成」。後面的同學紛紛離開禮堂。坐在最前面的老師們也都起身離座，董事們都已走下講台，我也隨着走出來。這時有幾個同學走到我面前來說：畢業生還沒有致答詞。

我非常詫異。我早就要畢業班同學推派代表，好在畢業典禮中代表畢業生致答詞，一直沒有人將名單送來。我建議一位曾在電視台獲得全國文學常識比賽冠軍的同學來代表，他一口推辭：「我那裡够資格」。後來我要另一位女同學，好像是那一班的級長。她原是答應了的，第二天來到我家，立意堅決的不要。我記得後來當着她和一些其他畢業班同學面前提過：如果今年沒有人代表畢業生致詞，以後我就會取消這一項。現在他們忽然變成已有準備，我有點啼笑皆非。我只好對他們說：「同學們都散了，有甚麼辦法？」

因此，在我的十年任內，在畢業典禮中，也就沒有畢業生代表致詞這一項了。



輕訴集

何樂良

# 再見與祝福

評「繁星集」

---

• 繁星集

• 心漪等著

• 犀牛出版社出版

• 一九七五年八月初版

• 定價二元

---

「繁星集」作者九位，他們是心漪、心湖、心影、陳文龍、紫蕾、葉海若、鄭秀羣、夢影、歸雁。都可以歸納為沙巴中文壇的新秀，可能歸雁是例外。「繁星集」的出版是「一個很大胆的嘗試」（心漪語·頁1。）因為裡面收集的只是一些「記憶」（頁14）、「感情的紀錄」（頁16）。「費了許多心血」出版這本書的目的，以紫蕾和心影的話最具代表性：

「我們可以從這本小冊子內尋回年青的純與真。」（頁37）

「我們的夢想或許破碎難圓，但是繁星歷久不渝的友誼，將永遠撩人記憶」（頁14）

顯然的，希望「能為沙巴之文壇，甚至馬華文壇栽上一花一草」（頁75）的目的是其次的。這樣說，並不是否認這羣文學愛好者出版「繁星集」的誠意。它只是一個「開始」，我們不該對它太過苛刻。

以內容論，「繁星集」裏的散文大概只能算是個人的抒懷，感情的發洩，且緊緊被縛於傷懷的愁緒裏。馬華文壇的散文作者（包括沙巴文壇），落筆時總呈現出一種闒然脂粉氣，給人的感覺是散文只宜於抒愁澀淚，超出這個範圍，就不爲人所識了。這種錯覺，於馬華文壇相當嚴重？影响所及，竟有散文復古的傾向。大體上說，「繁星集」收集的散文都染上了上述之毛病。

「我是否自私，明知你就要跌入感情的泥沼，如能拉你一把，那將不會在我離去時感到傷心，只是我已被濃濃的感情所圍困，不但沒拉你一把，反而自己也掉了進去，結果痛苦是兩個人。」（心影：未語淚先流。頁19。）

「憶否，那晚，與今晚同是金蘭姐妹。然而，那晚有小男男，低低訴衷情，細細也在笑。今晚却悲痛湧胸懷，滿腔的離感，心酸，向誰泣？向誰泣？」（*Charmaine* 今夕該是何夕。頁55。）

類似的情懷，正是「繁星集」作者「醉倒在四四方方的小格裏」、「半醉半醒」時的愁緒，顯出集子思想性與內容非常軟弱無力。

散文之可以吟詠再三，有仍於文字的結構和廣延的組合，以多向的影射，以呈現出散文的張力與彈性。從這個角度看下，「繁星集」顯得蒼白無力，若我們拿「繫星集」和中學生記念冊子裏的文字比較一下，我們真的有點吃驚了。希望「能爲沙巴文壇，甚至馬華文壇栽上一花一草」的作品竟是類似中學生離校時的呻吟篇段。集子裏充滿了許多「祝福」和「再見」的句子是證明之一：

「離別的歌聲，聲聲珍重祝福，盈眶寒淚，就這樣的奔向另一個新生活。」（心漪：二日，雨季與我）

「我想，此刻，我應該向你說聲恭喜和祝福，當你披上白色輕紗的前夕。」（夢影：我在前夕）

集子裏有許多書簡，有些是作者互贈之作，如心漪「只想告訴你——給紫蕾」，陳文龍「一座城堡」的第二段給*Charmaine*，「水日調」寫鄭秀羣、葉海若、紫蕾。還有其他的不外是給母親說祝福送友人說再見，如陳文龍「給嵐嵐」、「Easy to her」、紫蕾的「母親」

，「小路」、「懷念」，葉海若的「焚給母親」、「真的，別了」、「再見，海琴」，Charmaine 的「祝福，在十一月——給米秀」、「寄箋——給山城的同學們」，夢影的「十一月，蒲公英——給詩吟」、「小黑黑——給親愛的外祖母」，歸雁的「冬日的太陽——焚給父親」。

這些文字都沒有音樂性和暗示性可言。平平順順，可以說予人一種輕飄飄之感，但卻是淺膚的，作者自囿於一處小天地，只能訴懷說情，說來起非常 *Sentimental*。天下之大，何情何物不可入文？散文有着無限的潛力，若要把它提昇至與現代詩同等地位，有仍於散文作者對它們密度上的努力，所謂密度，「是指內容的份量與文字篇幅開的比例，比例大者，密度也大。」（余光中語）「繁星集」離此似乎甚遠。不過我們真的希望它「只是一個開始，不是一個結束」。若作者能不斷努力，不斷超越自己，超越別人，我們且矚目以待。

七六年五月二十日草

九月十五日重修

溫任平

# 談文化交流

我們在今天，常常聽到別人說「文化交流」，這「文化交流」四個字對我們當前討論的課題具特殊意義。因為文化交流的過程便是兩種文化在進行着「濡化」(acculturation)，進行的過程是互相滲透、互相化合，濡化的結果，亦即是兩種文化互相滲透、互相化合的結果，那結果便是一個綜攝類型(Syncretism)的誕生。一個文化是不斷在變異中，固定不動的文化縱使是可能的，也必然是僵化的。因此文化交流絕對是正常的，我們不必為自己的文化與別的文化接觸後相濡化合，而感到疑慮不安。舉個例子來說，假設在某個社會中，有甲、乙兩種文化，它們互相接觸，互相擴散其文化因素，名副其實地在互相交流，甲文化也好，乙文化也好，它們都有各自的文化要件作為濡化的「本錢」。它們的地位是平等的，沒有主客之分，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一種文化是「真空」的，而以它的真空狀態來容納另一種文化的。

兩種文化相接觸時，有時濡化程序易於進行，有時則產生障礙。這要看甲、乙兩種文化的核心價值是否相近，如「明南加保」(Minang Kabau)與「馬來文化」的融滙；又如中國南北方文化的自然合併，都在潛移默化底運作中完成，濡化過程並不困難，今日我們已經

看到了「綜攝」的成果。但如果甲乙兩種文化，其精神、特質都大相逕庭，甚至互為枘格，那麼此兩種文化要進行濡化，就困難了許多，像歐洲文化的初臨新美洲，紅印第安人就難以接受，又如本世紀初，中國的抗拒西潮一樣，但因難並不等於完全不可能，只是要摒除的障礙更多吧了。往往甲、乙兩種文化需要拋棄或調整自己文化中的文化事物的一部份，來遷就對方的文化，造成吸收對方的文化事物底可能性和容納性。在一般的情形下，兩種異質文化在相接觸時，容易引起抗拒，往往會發生「文化緊張」，有時可能「很緊張」，像中國義和團事件，便是面對西潮太緊張的結果。但就文化史來看，文化是衍長的，而且文化是在交流中的，其交流之廣泛，已因科技的發達而增進和擴大，因此文化交流乃是一種無可避免的現象。就一般的情形下，只要此種文化交流是自由的，是一種「自由的緩和和演化過程」（摘用李孝友部長七三年十一月七日演詞），那麼文化緊張是可以減低或避免的。用李先生的話：「所謂自由，……就是不要意圖禁這個，禁那個，不鼓勵這個，不鼓勵那個——部份禁止或全部禁止。部份鼓勵或全部不鼓勵，都是不對的。」上述論見非常精闢，因為兩種文化必須自由地在濡化過程中進行吸取或擴棄對方的文化要件，假以時日，一個新的文化綜攝類型是會出現的。

就大馬當前的社會來看，它絕不是一個通體社會（*Gemeinschaft Society*），通體社會結構是相當同質的（*Homogeneous*），文化缺乏彈性與適應性。馬來西亞的社會是異質的（*heterogeneous*），它是一個聯組社會（*Gesellschaft Society*），聯組社會的分子富適應性與調整力，因此，文化交流如果在一種自由狀態下衍生成長，其過程沒有「部份禁止，部份不鼓勵」的鎮制力（*Coercive power*），一個具備多元民族色彩的馬來西亞文化是會誕生和成長起來的。多元民族文化的交流，謂之「濡化」，一個多元民族色彩的文化的建立便是綜攝底事實。

值得大家注意的是，每一個民族，都與生俱來一種「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容易訴諸民族情緒，文化尊嚴，而產生「排他」的姿態，像諾頓桑（*Norton Sound*）的愛斯基摩人自稱為「優皮客」（*Yu-pik*），意謂優秀完美，而稱印第安人為「英加里克」（*In-ki-lik*），而這個名字是「跳蚤蛋」一詞引用過來的（參見Edward Westermarck,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ral Ideas, London, 1908, Vol. II, Chap. 33)。這都是訴諸民族情緒、民族尊嚴而產生的排他現象。這現象必須通過各民族相互的諒解、容忍才能避免，或減少磨擦和衝突，磨擦與衝突是會阻礙一個理想的多元文化色彩底社會的建立的。

在上文中我曾屢次提及「文化要件」一詞，因為本文要討論的並非文化的表層，而是涉及精神、特質的高層，華族穿畚廍，吃沙爹，巫族用筷子進食，過節日封紅包，印族會搓麻將，下象棋，這也是「文化交流」，但這只是文化在一個浮淺的層次中的某些表現方式，此種表現方式，借用曾任教星大社會學系劉放先生的看法：「這種表現方式雖云亦是文化一部份，但變遷的速度遠比本質蛻變來得容易及快速。」（見蕉風月刊二五〇期第十三頁）我們主要關注的當然不是上述的文化層界而已，而是精神特質的層界。在器用文化裏，廟堂裏裝着新穎的電燈，坐汽車要去渡蜜月的新郎新娘穿着長袍馬褂拜堂，這都是中西文化的「綜攝」。不調和嗎？是的，不調和。但不要緊，這種不調和的現象，正是韋政通先生在「傳統與現代化」中說的：「出現在器用文化裏既然容易看出，於是也比較容易淘汰。」他還有一句警語：「在「精神文化」層界，如果出現了不調和的結果，既然難得省出，於是也就比較難得淘汰。」

因此，我們對於文化交流的關心不應止於器用文化的融洽無間，更應注意文化在高層次相濡相化時，是否會出現矛盾或不協調，而滋生文化的防衛心態，甚至文化的緊張癡象。把文化當着一個「敏感」問題，可能與此種文化底防衛心態與文化緊張有關，不過，這已是題外贅語了。



# 「杜鵑窩」飛越得過？

美國俚語「杜鵑窩」即是精神病院之意。「飛越杜鵑窩」是一部描寫精神病院的電影。但是，你若把這部電影，只作表面觀，以為它不過是個精神病院的荒唐故事，你便把這部電影看「扁」了。實際上，這是一部象徵電影，全劇就是一個大象徵！這個象徵裏隱含着濃烈的批判意味，其對象幾乎是整個現代人生。

我看這部電影，已經是兩個禮拜以前的事了，演員、名字、劇中人的名字，得乎都忘了——忘不了的是它的情節、象徵、與影射。這部電影的主要衝突，發生在護士長與「搗蛋鬼」麥克之間。護士長便是那位滿臉冰霜的「白衣天使」，總是召集病人開「坦白會」，她謂之「心理治療」，「搗蛋鬼」便是那位男主角，被迫送入瘋人院，專事「破壞」院規，後來腦部給開了刀，變成了白癡。

看過這部電影的人，也許會驚訝於護士長的台詞之少；從頭到尾，她幾乎沒有說上五十句話，而且總是重複類似的語句：「某某先生，請你談談你和你太太間的關係」，或者「請來服藥」，或者「晚安，各位」，或者「這是不容許的」。說這麼少的話，也幾乎沒有什麼行動——她老是坐在那張椅子上，聽人「坦白」——居然得了金像獎，寧非怪事！實則，她的緘默，她的不做實質行動，正是她最爲「戲劇性」的表現；因爲她代表了一個沉默龐大的

制度，一個摧殘人性的制度。這個制度由她來體現，她便成了精神病院的獨裁者，院裏的一切規定，一切行事，全是由她一手操縱。的確，她是精神病院的主腦——做為精神病院的主腦，她自己是不是變成了最大的「瘋子」？我們幾乎要這麼問；因為一切的大獨裁者都接近瘋狂。

爲什麼說護士長是最大的「瘋子」呢？她以偽善的詭計，鐵的紀律，把院裏的病人，全部逼迫成行屍走肉；原來是成熟的大人，在她的擺佈下，全部變成「小孩子」。質是之故，「搗蛋鬼」麥克的出現，可說代表了人性的激揚，人之本性的激揚。麥克的造型，我們不可以狹隘的道德主義來衡量；他必須被看成人性或人類本性的化身。固然，他是囚犯，他太好女色，才被送入精神病院；後來，他一再犯規，一再領導他人犯規，甚至把妓女帶進病院；如此等等，若從狹隘的道德主義看，他似乎一無是處，甚至罪孽深重。然則，我們必須從形而上的觀點，來評估他的行爲——所謂形而上，也就是超越狹義的道德主義罷了。

「搗蛋鬼」麥克的身材魁梧，全身充滿活力，善於體貼他人，喜歡說話，處處都象徵了不可壓抑的人性活力；與他相對的護士長，恰好表徵了壓抑人性的力量：兩力衝突，乃是必然的後果。劇情中最突出處，莫過於護士長領導的小組討論，她稱之爲「心理治療」。許多人也許困惑於這種「討論」的含意，或者認爲這純粹是一種善意的治療。對於這類事情的看法。我們必須擺脫物質主義的束縛，而肯定人之所以爲人，不是一堆物質的湊合；人是一個完整體，他有他的精神層次與價值架構，他應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個體。假使你對人沒有這種看法，假使你把人看成立行的禽獸而已，你也許不會責怪那位護士長。但是，人本主義者非詛咒那護士長不可，因爲她企圖侵入每一個人的內心世界，企圖佔領他人的精神廟堂，從而統攝控制他人。她的方法，便是那告白式的討論會。這種手法也許是心理醫生的治療方式——而心理醫生在聽取一位病人的傾吐，當然已經參預了那人的內心世界——如今在這位護士長手裏，更是變本加厲；因爲她的治療採取「集體」方式：大家一起來告白，大家一起把內心世界攤開來，讓每個人進入另一個人的內心去。如此，每個人的內心世界，攤開成爲公共世界；每個人的個性人格，完全公開化，乃至相互混滙在一起；個人人格變成公衆人格，沒有「個人」而只有「集體」，這便是個性的毀滅。但是，護士長自己的內心世界卻是閉封着

的。不公開的，自我駕馭的；於是，她總是那麼居高臨下，俯瞰全局，控制全局。

那個「搗蛋鬼」麥克，便是人性反抗之代表了，他在討論會裏總是逃離着，冷眼旁觀着。他不參與，他知道護士長的毒辣技術。他的第一個見諸行爲的反抗，便是要看電視上的球賽。一般而言，也許電視不看無所謂，球賽不看無所謂，但是在當前的環境中，看電視球賽，不僅是娛樂，而是人性渴求滿足之一端了。麥克和他的同病相憐的人，他們要求鍛鍊着自己的人性，發揚着自己的人性，他們要求短暫地超越這個鉗錮的小天地——因此人性在鉗錮裏枯萎——飛超到遼闊的世界裏去；他們要求參與人生，而看球賽便是這個衝動的可憐而敏銳的表現。當然，那精明的護士長不能容許這種行爲發生，她把獨裁偽裝於民主的表決之內，把麥克的要求否定了。

那羣病人最具體的人性參與行爲，莫過於在麥克的領導之下，大夥兒溜出病院，溜上一條汽船，出海航行，捕獲兩條大魚，全船安全歸來。這是一場鬧劇，却是深富象徵意義。其一，一條船就象徵一世界，這些「病人」居然能够駕馭他們的船，安全航出，安全歸來，他們是有能力駕馭自己的世界；可是，在精神病院裏，在護士長的擺佈下，他們幼稚可憐一如小兒。其二，他們在海上釣魚，得魚歸來；而魚在西洋神話與文學裏，是生命的象徵。所以，他們走入人生源起的大海，撈獲生命歸來了。不幸的事是，他們不得不返航於精神病院，而返航時碼頭上木然而立的人們，像一羣劊子手，正等候着把他們帶回到屠殺人性的病房裏去。

也許若干道學之士會以爲麥克在船上企圖與妓女做愛，後來居然把妓女帶入院裏，是很不道德的事。我們該知道，性欲是表徵人性極重要的一面。勞倫斯那部批評現代文明的大小說「茶黛萊夫人的情夫」裏，茶黛萊爵士，一位奉獻給工業與戰爭的人，是不能人道的。赫胥黎所著批判未來文明的大小說「美麗新世界」，那裏面科學技術把人生全部機械化與僵化了，那世界裏的人是沒有性欲的。兩性的和諧關係，原是天地之真義；中國的陰陽環抱的太極圖，可能是最優美最深沉最理想的人性表徵。當然，我們也許可以責怪麥克所找的妓女，然而這似乎是在那種情況中——他所能做到的最佳安排。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麥克後來安排妓女與那位結巴的年輕人做愛，決不是下流低鄙的事；相反地，我們爲他們笑慶着，因爲我們是人，我們爲人性而笑慶。後來，那年輕人受護士長的脅迫而自殺身死；這是護士

長摧殘生命最可怕、最露骨的一刻。於是乎，麥克——一反西洋男人從不動手打女人的常則——奮起一躍，卡住了護士長的頸項——可惜還是沒有卡死她。我們是如何地希望他卡死她！

整個的瘋人院便是一個反人性的冷酷制度的現形，人性的反抗很激烈，可是制度總是以其密固的組織，取勝了個人。最後，麥克終於給開了刀，腦子給動了手脚，他被弄成了白癡，變成了活死人——而做一個活死人，這完全是早先這個麥克之反面啊！麥克原是最活生的人，如今他是活死人。所以，那高大的紅人，完全出於一片愛心，把麥克悶死，了結他的活死人的生涯。這時，他完成了一件麥克未能完成的事，便是雙手拔舉起自來水的台子，砸破窗子，逃了。那自來水台上的龍頭與導管之多，出乎尋常，它似乎象徵著瘋人院一個複雜龐大的體系——所以，他要把它連根拔起。紅人是飛越了杜鵑窩，向蒼茫的原野奔去；可是，拔掉自來水台，又能够毀掉精神病院嗎？！不可能的。因為，精神病院之存在，是由於有人自願住到院裏來——麥克的那些室友多數自願住入，他們說他們可以隨時離開；可是，由於缺乏自信或其他什麼緣故，他們卻沒有離開。只有麥克想離開，只是紅人受麥克的激勵終於離開。所以，從象徵角度看，是由於人們自己漸漸喪失了對人性的自信，喪失矯健的人性，才使精神病院有存在的可能。於是，象徵意義的擴張，令我們覺得，精神病院並不只是存在於那有形的鐵絲網之內吧，它大概無形地存在於通衢小巷之間吧。所以，「飛越杜鵑窩」以有限的形體，表徵了現代人生的癥結——至少現代人生之一部份。人間變成瘋人院，人自己是該負責任的。假使你不從反省裏堅決起來，不從堅決裏對自己的心性負起責任，「杜鵑窩」是飛越得過的嗎？



# 「飛越杜鵑窩」裏的隱喻諷刺與希望

## 引子

「飛」片在一夕之間，由默默無聞連獲四十八屆奧斯卡五項金像獎。於是戲院花錢做大廣告，電視介紹也大吹大擂，二、三家出版商趕著出版翻譯本行銷市面，觀眾趨之若鶩。報章雜誌上的電影專欄，却專浪費筆墨於原著者與製片商之間版權的糾紛，細數獲得那五項奧斯卡金像獎，再不就三言二語介紹劇情，附加一些含沙射影的比喻，完全不關痛癢，言之無物，叫人讀去若三千里外隔靴搔癢。

「飛」片的結構形式相當簡單，平鋪直叙委莫非進入瘋人院後的種種情形。但其深潛內部的含義，却使「飛」片變得相當複雜。這複雜就是閃爍其間的大量隱喻和諷刺，必須細細咀嚼，反覆玩味才能明白真正的內容。當然，我們若不追究導演蘊藏的內涵，單就畫面及情節安排來說，「飛」片是相當成功的。全片描述局限於斗室中的一羣瘋病患者，不但不沉悶，反能利用一次次的的事件，製造極佳的喜劇效果。從始至終，觀眾就一直環繞在導演有意製造的笑鬧聲中，却忘了去追探導演深沉的諷刺及隱喻對象。

高大的酋長在片中有極重要的地位，雖然麥和護士長拉契表面上看是主角，但在那對峙的衝突中，導演醞釀著酋長的成長。我們發覺常有一些小片段，刻意描寫酋長，讓我們看到酋長由惘然無知慢慢成長的過程。我們若開始即將注意力多放在酋長身上，就可以在影片客觀的敘述中，處處發覺導演的弦

外之音。更可以進一步用仔細的觀察和思考，來分析研究導演在片中複雜的隱喻、諷刺和希望，所包涵的旨意了。

## 隱喻

影片開始是一片混沌未明、不知所在的郊野，一車急駛而過，也不知往何處去。正點明了導演對人生的看法，人是在懵懵無知的狀態下來到這世界。在院長和麥第一次面談中，我們知道麥之入獄是因強暴少女而起，不就是說人被帶入這世界的起因是一次錯誤的性交？導演一開始說出他對「人」的產生的看法——本片的第一主題。（二十世紀哲學主流存在主義亦有「人的產生」是荒謬和無奈的說法，二說極相近，但此片實更爲具體。）全片中沒有清楚交代酋長爲何進入瘋人院，但片頭看見的酋長，正是懵然無知的狀態。麥進入瘋人院是警官用手銬押進來的，那無可抗拒和強迫的意味非常強烈。導演對「人的產生」的看法，處處都是，可相互佐證。

第二主題——導演所欲強調的，人若要真正自立自主地成長，則思想和意志，都必須自由地從生命最基本的素質發揮出來（包括「性」）。但社會爲了維持它正常安定的存在，它要每個份子一絲不差地遵守它的規律，一切行動和思考都需要在規律的控制下。任何新的因素，都會考驗到規律的適用程度、危害到社會賴以安定的規律的司信度，所以它反對任何（不管好、壞）可能引起變化的因素介入。在這前提下，麥和拉契必然發生水火不容的衝突。而全片的喜劇效果，亦就建立在這衝突上。麥剛踏進病房就打散了牌局。籃球場上麥致酋長玩籃球，那黑人看護華盛頓先就在旁監視，又說酋長又聾又啞，你白費功夫。阻止麥意圖改變院中沉悶的企圖。（院方人員似乎很滿意病人一直處在低下而穩定的狀態，不求努力改善。）畫面一轉，拉契在窗口注視着院中的一舉一動。導演選了個樓上的窗口（病房並不在樓上），那居高臨下的感覺，除了強調她高高在上的統御權（拉契是社會意志的化身）外，更有任你千變萬化也逃不了我如來佛掌心的意味。

麥爲了關唱機，進入醫療室。却嚇得小護士大聲尖叫，這一嚇無論如何不該如此強烈（終究他們是整天相處一起的），這正是高明處，導演用拉契的話說出：「病人是不可以進入醫療室的。」來強調下層的介入和干犯，對統治階層是極危險的。

麥要求關掉音樂。



拉契：「這音樂是放給大家聽的。」

麥：「能够小聲一點嗎？我們講話都聽不到了。」

拉契：「這院中有許多年老的病人，放小聲，他們將聽不見，而這音樂是他們許多人的慰藉。」  
這需要是否有意製造出來的羣衆習慣？

拉契斷然拒絕麥的要求，而關心的却是弄髒了的玻璃。再由吃藥事件。

麥：「這是甚麼藥？」

小護士：「這你不必知道，只管吃下去。」

麥：「我不吃我不懂的藥，不吃無聊的藥。」

拉契：「若你不吃，我們另有別的方法。不過，我相信麥先生不會喜歡的。」

麥只有吃了。拉契說：「很好。」社會意志對規律的執行是堅決的。（這執行通常由道德、倫理和輿論的規束，或法律的制裁代表）不論對錯，有無必要（比如警察強制剪長頭髮？麥一定要吃「藥」）是不考慮個人因素，不容有任何例外和干擾的。但是麥是導演有意安排的一個「超人」——他將藥吐了出來。自此以後，衝突益見表面和激烈化。從屈服（音樂）、違背（吐藥）、分庭抗禮（表決看棒球賽）到正面衝突（釣魚、狂歡晚會）。導演讓我們看到自由意志和社會規律的一番爭鬥，一山不容二虎，這衝突無法化解，必趨向白熱化。

表決看棒球賽的事件中，拉契說：「這將會破壞極小心謹慎訂定出來，而又花了許多時間才會習慣的作息規律。」（說的不是倫理、道德和法律嗎？）在九比〇的表決中，拉契硬說是九比九，將那些幾近死屍的白癡查理，和完全無法表達自己的幾個老頭算在內，已不合理。甚至在十比八之後，斷然以散會來否決多數贊同的志願。在此，規律（以及其執行人）不合理到甚至不只不為多數的意願而改變，竟單只爲了維持規律本身的威嚴而規律。這種規律，抹殺人性之至，無理已極。

哈丁是院中唯一言語行動，絲毫看不出「病態」的病人，討論聚會上用了許多艱澀難懂的分析字眼，又強調他所談論的是全面的，而非專指他太太的個別特殊事件，似乎哈丁的思想頭腦頗有條理（哈丁似乎是導演眼中庸俗的「哲學家」的代表）。那晚棒球賽看不成，擠在浴室裏玩「大富翁」，跟泰勃司爭吵起來，却又好似種得很。果然，哈丁贊成看球賽，却又賭麥無法扳動沉重的噴水檯座。不敢介入、愛說大話的言行和大家都已舉手贊成了。哈丁才長長縮縮半抬小臂那模樣，真是導演給那些假冒偽善、

自認聰明、毫無膽識的「假哲學家」一個澈底的諷刺。

是時，瘦小的老頭費塞嗤笑麥要想出去，是不是要用頭撞穿牆壁。

麥：「要撞也用你的頭撞。」

費自嘲說：「那我的頭先撞個稀爛，仍舊出不去。」用頭撞牆（出去看球賽）來比喻打破限制人的許多不合理的規律、道德和壓迫，是再恰當沒有了。而那些懦弱，竟連一試的勇氣都沒有。麥三番兩次奮力扳動那檯座，大家却只是袖手圍觀，無人出手相助。（引得酋長探頭一看，預示酋長後來脫出的方法，這也是酋長頭一回表現出不再懵然無知，對麥的種種努力發生感應，暗示酋長意識的復活）但是，麥失敗了。這失敗雖然同於那些不敢一試的懦夫一樣，但心志和勇氣的尊嚴却極不相同。

導演意猶未盡，又安排了一場聚會，拉契逼問比里關於女孩的事，害得比里情急口吃，難得很。拉契還說：「聚會的目的在於治療」，我們從比里自殺前那段對話可知道，比里的病態除了受母親的壓抑外，極可能還受到偏差的「性教育」，產生那種「罪惡」和「不可告人」的錯覺而發生的。拉契那種逼入死角的「治療方法」，不考慮比里的病因。不顧慮可能發生的反面效果，是極愚蠢的（拉契的逼問正用以反諷那些不合理的倫理、道德觀念和死規律）。具有自由人格的人，對此是無可妥協的，是以麥在片尾失去理智，一衝而上勒住拉契，導演急欲勒死的，正是那些不合理的制度、偏差的道德、倫理觀念。二虎相爭，必有一傷，麥的命運因此也被注定了。

釣魚回來，院長同三位醫生會診麥。

醫生一：「他雖不瘋，却是危險份子。」

醫生二：「我認爲他病態很深。」

院長認爲他不屬於這病院，要將他遣走。

醫生三：「你院中有人能了解他嗎？能幫助他解決病態嗎？」

這第三句，正是有社會改革良心的智者，平心的言論，（表面上看，他們的職位也高於拉契。）但在維持整體社會安全的原則下，坐在一角的拉契（院中最好的護士，不就意指社會意志最佳的執行者？）說：

「我們若將他送走，那是將我們的難題交給了別人。我要留他在此，我能幫助他。」

拉契的一句話，決定了一切。善意檢討社會錯誤的言論，却輕而易舉地被執法者二句堂皇的藉口否

決了。拉契不會不知麥的狀況，爭取留下麥，其欲報復麥破壞她王國的權威性的意圖，是極爲明顯的。（是否會存心幫助麥，解決他的難題？再說麥有危險性是大錯的，麥根本就未曾表現出任何傷害人的可能。「危險」乃是對拉契的統治而言。）果然，香煙事件麥打破了玻璃，原只爲了拿出香煙，停止契維斯的叫鬧。這本是很正常的行動，却被華盛頓狼打倒在地，反扭麥已經鮮血淋漓的手，再送去受那狼狠地一記要命的電擊。是醫療？是單純的懲罰？還是積怨的報復？用這種「手段」去「醫療」違反社會規律的「病（？）」，是正當必要的嗎？拉契贏了這回合。麥懾於淫威——「我已經柔順得像隻小狗。」但麥並不甘心，這勝利必不長久。

## 諷刺

背景安排在瘋人院，除了增加很大戲劇的效果，便於佈置許多笑鬧的場面，盡力發揮其諷刺之外；將現實層面降低至瘋人院（極大的揶揄），使導演所欲指責的社會錯誤，在對象和方式上，都能極端簡化。而且免於正面說教的庸俗和尖酸。院長和麥的第二次面談。

院長：「拉契是我們院中最好的看護。」

麥：「她專喜歡和人作對。」

院長代表能爲普通的適用而設定規律的智慧人物，着眼的是「多數人」。但麥却不能領會。我們再看所謂的「多數人」。

院長：「我觀察你四個星期以來，你並無神經病，我認爲你在欺騙。」

麥：「難道要我到處拉屎，做出瘋瘋顛顛的樣子，才表示我不正常？」

正是社會只希望麥能像其他人一樣，沒有一「危險性」，不管你痴笨的、瘋癲的、懦弱的（欠缺完整自主的人格），都很安全，都是社會優良的份子，極力諷刺社會不肯虛心努力提昇自己，以趨向真、善的境界，而只急於維持低下程度的「安和」是很可悲的。而當醫生問及「滾石不生苔」的意思，麥反諷一句「不要在公開場所洗內衣褲」，並說「這表示我比你聰明」，諷刺醫生想用如此膚淺的方法來界定一個人深沉的心智，是愚蠢而無效的。（這是否就是我們常用以估價「人」的方法？文憑？學識？能力？是否較「人格」重要？）

出海釣魚一段喜劇效果極佳，表面是笑鬧，但暗喻了這些瘋漢是很正常的，能表現對性的興趣，能

釣魚（院長也釣魚）甚至他們的能力或不比院長差。只是這些人，長久受到死板規律的限制，失去自信，而淪為喪失人格的瘋子。

還有契維斯、麥、酋長三人因香煙事件被送至另一病房，看護來說：

「我們知道你沒做什麼，我們不會對你怎樣，放心，坐下，來，坐下。」

剛過且不久，就讓我們猛吃一驚，活生生，蹦蹦跳跳，又叫又喊的契維斯，沒兩下子，就死板板，毫無知覺的被推出來（也受了那麼一記電擊？）前後變化簡直天差地遠。原來在那和善溫柔的面具後面，隱藏着如此猙獰而無人性的「手段」，用來治療不合於「規律」（乖乖的）的「毛病」。

我們再來看看前面提過的「羣衆」，麥靈機一動，自己播報起比賽實況轉播，極受歡迎而哄動病房的情形，我們知道棒球賽原來是他們所喜愛的（也是無害的），但長久處在死板限制的規律下，人們差不多忘記自己喜好的是什麼。即使能自知喜惡，在拉契的監視下，也不敢表達自己的意願。因為這和已知的規律相違。甚至在十比八佔了優勢之後，都很快的在拉契一口否決下屈服而各自溜散。導演譏諷「羣衆」之缺乏自信、主見和勇氣，由此可見一斑。

缺乏自信、勇氣，正是大多數人的通病。更令我們吃驚的是，只有極少數人是被迫留在院中的。導演雖未指明，我們仍應知道，只有那白痴查理，輪椅上的幾個老頭和麥。其餘的常抱怨院中很苦，又都自願留在院中，這「自願」在許多人而言，其實即是根本無法自立自主，哈丁是怯懦柔弱的孽種，比里則是錯誤的「性教育」（偏差的倫理道德觀念）壓迫下的犧牲品。這種羣衆組成的社會和它適用的規律，自不適合於麥。所以麥雖被迫處於院中，他有自信、能力、勇氣去冒犯這些規律，向它挑戰（爲了超越和改善）。這挑戰須付出許多痛苦的代價，導演安排了麥這個「巨人」（導演自己？）去迎向這些試鍊。

全片中最強烈的諷刺，却不容易注意到。黑人看護華盛頓，又壯又狠，是拉契每次控制不下局面時，祭來的法寶，而這個助手幫助的方式，却也都是暴力的。回想當初，麥因五次鬥毆而被認爲危險，同樣的暴力，竟被用爲正當的管理方法，不是令人納悶嗎？最諷刺的是找了個黑人來演這使用暴力的打手，却取個華盛頓的名字，意指先人苦心創立的社會制度，已被歪曲及惡意的利用，到了面目全非，屍骸不全的慘狀。



麥和拉契的衝突全面白熱化無可避免，於是麥的結局就注定了（人終究會死亡！）。但若認定死亡是一切的結束，那終歸是無奈。生於荒謬、抗拒荒謬，難道仍要歸於荒謬？（人有無辦法超越死亡？）導演不甘於這種絕望和消極，因此埋下了希望的種子——酋長。衝破命定的限制，超越荒謬與無奈，正是「飛」片最重要的結論——第三主題。

然後我們才看懂片中，許多酋長小片段的戲之用意，導演讓我們看到「成長」的過程。爲了方便，我們將酋長的變化，細列粗分爲四階段：

第一階段——出生

① 麥進入病房，頭一個接觸的酋長就是懵然無知的狀態。

② 酋長終日拖着掃把，拉契帶領大家做操和討論，酋長都未參加。

③ 籃球場上的酋長，也是茫然無動於麥極力教他打籃球的奔波努力。在這階段酋長的自信、能力仍處於嬰兒狀態下。

第二階段——感應外界的動態與成長

④ 浴室中，麥撒噴水槍，酋長探頭一看。

⑤ 經由麥的慫恿，舉手贊成看棒球賽。

⑥ 麥踩酋長的肩膀，翻過籬笆，酋長有感的一笑。

⑦ 籃球比賽，酋長由介入，受到眾人鼓舞，終至興奮的跑起來。（捏死籃袋，把球丟出，方法固然幼稚，但那不再逆來順受，不再讓其得逞的反抗意識，已具雛型。）

這階段我們看到酋長已對外界發生感應，進步到表示可否，更因打籃球受到鼓勵，而致自信大增。

第三階段——茁壯成形

⑧ 麥被華盛頓擊倒在地，酋長出手相救。

⑨ 口香糖事件酋長放棄裝聾作啞，甚至也表示出懂得文字。（能力）

⑩ 麥回來，裝着白痴（麥這玩笑已預示了他的命運），酋長好擔心，麥一眨眼，酋長却放心的笑了。（觀者有沒有注意到，這一笑是全片酋長最可愛的表情？）

⑩麥：「我已無法忍受，我要離開這裏。」

酋：「我不能，我沒辦法離開。你比我壯大！」

麥：「我以爲你壯大如牛！」

酋：「我父親才真正壯大，所以大家才欺負他，最後一次我看見他時，他像一隻皺皮狗，又老又臭。」

麥：「他們害死了他？」

酋：「不，他們沒害死他，他們只欺負他。」

（正因爲壯大，不屈於不合理的規律，才會受到羣衆盲目自衛的攻擊欺負，這也許就是酋長因懼怕，而變得徬徨畏縮，以至入院的原因吧。）

⑪麥勒住拉契，而被華盛頓擊昏在地，酋長衝過來救麥。（在這緊要關頭，酋長終於了悟，在自信、能力的覺醒和壯大之後，對抗不合理已變成一種責任。）

第四階段——超越——巨人

⑬酋長一夜未睡，麥被送回。酋長說：「他們說你逃走了，但我相信你不會不顧我而去，我們現在可以走了，我覺得自己壯大有如一座大山。」却見麥已受害成白痴，酋長說：「跟我來吧！」用枕頭悶死了麥，這正合於印第安的傳說，靈魂永在，酋長要的是麥的靈魂隨他同存同在。在麥來說，變成白痴僅存肉體無異死亡，導演安排麥的死亡，是仁慈，也是對那些苟存肉體的懦夫的一個尖酸的諷刺。

⑭破窗而去的酋長，跪向一片廣闊、自然、天色將曙的田野，漸行漸遠，讓人感到無限的希望。

酋長破窗所用的枱座是麥預示過的。我們發覺酋長由醒覺到壯大，一直依循着麥的步伐。生命固然短暫有限，但並不能限制住人，雖然在在說明超越死亡的不可能，但一代傳一代，永遠有人敢於挺身而出對抗強權的。這正是導演給我們最重要的啓示——人的能力是無限而充滿着希望的。

有許多人本來是可以超越的。有兩次，麥會提示比里。一次說：「比里，你這年紀怎待在院裏？該在外面玩女人。」大家當做笑話哄堂大笑。「笑什麼？」麥氣憤道：「你們根本不比外面的人瘋！」每個人都有超越成爲巨人的可能。又一次，狂歡那晚麥要走了，叫比里一起走，「不！我不能跟你走，那不這麼簡單，我尚未準備好。」成爲巨人並不是說說即可，是要準備對抗一切迎面而來的挑戰的。可惜一般衆人甘於低下，自願沉淪。

片尾對着破窗，泰勒司狂叫大笑，「驚醒」了衆人，導演利用泰勒司來笑出心中的狂喜與嘉許。



## 結 論

片頭院長和麥談話。

院長說：「送你來此的目的，是觀察、研究和治療。」

麥：「我會百分之百的合作，我自己也想知道，到底自己那裏不妥。」

人活在世上，又有那個人不急着想能與衆人溶爲一體，以解決孤獨的徬徨感呢？但社會總是不完美的，終必引起無法妥協的那些有天性良知和責任感的巨人，挺身而起勇於對抗。

有人說「飛」片是諷刺共產控制下的社會，其實不止如此，（院中許多人是自願的，而比里也不願走。和共產社會全面有形無形控制，仍有分別。）到處都有不合理、抹殺人性的強權（道德，倫理以及法律都已經完美了嗎？）導演並未指出一個明顯特定的目標，但人要挺身而起，不惜犧牲、前仆後繼，以提昇整个人類的人格和價值。這正是導演對「人生的真義」所提出充演希望的一套價值觀。自古以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但有心人能不慨然於心嗎？

溫任平

# 聊齋新寫

我在某個深夜裏吟咏一首悽婉的唐詩  
最後，那首詩蜿蜒而出  
從我的書卷中溜了出來  
游走地面  
先浮起來湖水藍的裙裾  
再昇起來一條緞帶  
和一陣淡淡的幽香  
幽香裏有霧  
霧裏有  
環珮的叮當……………  
一張白臉！

（七六年七月廿七日）

# 韻

賴  
瑞  
和

1

你說：

這是布爾喬亞人的咖啡座

盆栽的竹

女侍的背影

她祭禮式的擦玻璃杯

你說：

車聲也像雨聲

果真下雨

祇得寫信

在所得稅表格背面的空白

你歉然一笑

你說：

「送你一首詩

我走了

我曉得你已知道我不再住那裏

*Au revoir*」

2

想或不想也是布爾喬亞人的問題

你聳聳肩

行人道的綠燈亮起

你走過馬路

*Fin*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

謝清

# 攬鏡

去攬鏡照撫吧

終有一日

持鏡時

蒼蒼的鶴髮飄落滿目

你把鏡的姿勢

便成

● 一種空餘的工作

儘管去把持青春

儘管沉醉於蜜耳的甜言

而時間是一口鋒利的劍

轉眼



你已被削成乾枯的魂  
青燈照夜時  
你的姿貌呢？

●  
看你的雙足是如何  
引導你的去路？

矇眼的摸索者  
崎嶇的懸崖路

失足後

你的回首

心將成落日下那股瀟瀟的蒼茫

而此刻，家室呢？

醉人的讚語呢？

●  
無語對鏡時

自問：

誰會以自己的青春  
鑄成一生結實的空無？

（七六年五月廿二日稿）

張瑞星

# 風花雪月

風

無論如何，那總是一枚

夏天的草莓，悠冥地

睡去。綠色的海水

總是鹹鹹的，長長的海灘

總是彎彎的，沙坪

總是慵懶地讓陽光曬得

燙脚，蒲公英的風箏

總是飛起又墜下

又飛起，就這樣

捕草坪間的蝶般，赤足地

抒寫夏季的詩

風箏，依然想飛

少年，拾起墜下的風箏

種花去

## 花

告訴我，從初唐到盛唐  
從芍藥到牡丹

那一朵陽光最絢麗

那一朵花笑得最響

笑狂舞成風中的花叢

冷不防，淚珠

蠶華般自葉梢飄下水鏡

水，竟笑得比花更響

朝雨晚風後，信手

輕輕梳洗

不絕的污泥自髮梢落下

所有的笑聲戛然斷止

雪，無聲飄下

當衆花開放得最艷時

## 雪

只有熱帶雨，無雪

雪，自髮端飄下

多情地。那是

初冬，許多笑顏

空白地喫着湯圓

那是美麗的雪景

到了冬末，所有的

雲，都已被引渡成雪影

笑顏，在山後慘笑  
笑聲潑墨把靄靄覆蓋  
一個雪夜就這樣降臨  
那是雪景的  
肅瑟

（問月：冬後還會春麼）

月

樓頭，有人踏雪到來  
。上。

燃香祭月

錦書已燒

焉知山與海的約期

。中。

飄過月時

盼月牽引渡河

冉冉張開永合的掌

蓮瓣自星群間散洒

一片相思的雲

流出聲來

。下。

撒謊後

所有的記憶已失

啼哭

向風的方向奔去

方娥真

# 雪洗

山中的小溪

羨極飛鳥的不羈

憧憬旅途跋涉的過濾

第一次出谷

走窮了山路

卻見更深的雲彩

山中的小溪

第一次出谷

想望蒼溟的洗滌

來到我的院子旁

我在房中等了一夜

看它沉澱原始的泥沙

在黎明的幽暗裏

由濁轉清



鄭榮香

# 悠悠栢南

當我最孤獨的時候

我想起了妳，栢南河

妳悠悠的歌聲每天唱給誰聽

夕陽第幾度，我不是

唯一看風景的人

栢南河，我想起了妳

當我最傷情的時候

別說落花無意

別說流水無情

我說——

甚麼叫珍惜

歲歲年年月月日日，相南河

妳真的不倦，不累嗎？

常常踏遍暮色的脚步，我忘了來處

去處浸在一片茫然裡

所以，相南河

每天，我用我底髮色

來染烏妳

我知道，凡浮者必將遠去

凡重者必將沉澱

因此呵相南河，妳能否

能否告訴我：

誰的情永不流？

誰的愛最沉甸？

七六·八·廿七脫稿於雨夜

周清嘯

# 初寒

開窗時聽見了那潮聲

故人般的話語掩過來

給我以親切，又以大大的初寒

雨已下了整夜還在點點滴滴

自夢裏每人都回到自己的家

你噪噪切切是否要說一篇血債？

若我是長年撒網的漁翁

還有甚麼比離開此岸更眷念

再開窗驚問那些濤聲呢？

滿耳是細細微微的風

若你是水迢迢來此爲我弄琴

我必驚喜，如仲夏的星光

我必憂鬱，來自未知的故鄉

傾聽，濤聲又回來了

初寒冽冽

你噪噪切切究竟要說甚麼千古事？

早上走沙灘，腳印遠遠行過來

也不及越山來的鬱而長

在山與山之間穿過樹和雲的陣容

車上望去山谷下的平原和河流

也不及跑上關台上打來的一大浪

濤聲歇，濤聲起

若我是你匆匆走過遺下的樹枝

浪來後已是煙火兩岸

稿於一九七六年三月七日金山

# 「試剖顏元叔 舞會的裝飾人」

据我所知，「舞會的裝飾人」是顏元叔少數傑出短篇之一。它先是刊載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後選入「中國現代文學大系」。顏元叔是以文學評論見稱的，但他的小說亦寫得出色。顏元叔的小說特徵，含奧着象徵性和哲學性；顯然，這是他精於歐美現代文學並深受其影响的結果，同時也是他所倡「文學是哲學的戲劇化」和「文學批評人生」的理論之實踐。作者僅以寥寥數千字，藉平平凡凡的事件（並不足以構成美麗故事的事件）勾勒出今日留美學生的面貌，提出了存在於留學生之間的一些大問題，敲响了留美學生的警鐘。

「舞會的裝飾人」和其它現代小說一樣，不是一篇「易懂」的小說（我是說它潛藏的哲學意涵難懂，而非指呈露之事件表面），至少在我自己，要細讀才把握得住它的主旨，它十分耐讀。若換着一般喜讀「言情小說」的讀者來看「舞會的裝飾人」，他一定會「大感失望」，原因是它沒有足夠吸引人的「故事」，沒有慷慨激昂的對話，沒有一般人所謂的「高潮」（實質上它是以高潮始，也以高潮終），沒有纏綿悱惻的庸俗愛情，沒有所謂「偉大」的場面。作者所涵攝的事件是平凡不過的，空間是個簡單的舞會場所（一個大廳），時間只短短數小時。敘述事件雖平凡，表現主題的企圖卻十分大。他企圖以稠密的語言，戲劇性赤裸



反映留美學生的「人生」。他把留美學生所面臨的內在危機，都濃縮在這則數千字的短篇中。他沒有向讀者說教說故事的衝動，只作「事實的呈露」，服膺「小說用以談道理」的理論。它的結構是嚴謹的，它只把數小時內發生的事件，藝術地將之抽離出來，而卻又暴露得那麼永恆。因為它耐讀，須靠讀者慢慢推敲玩味，可能會賦予讀者一種枯燥難耐的感覺；但如果你習慣於歐美現代小說的表現技巧，那麼，你就會喜歡這篇小說，而且明瞭它所欲表現的深遠意義。這不是一篇單純的小說：(一)它的主旨深入；(二)它的技巧新穎；(三)它的字質精緻；(四)它的意象和象徵妥切。當然它的最高價值在於它的主旨：它是留美學生的一面鏡子，從這面鏡子，我們窺伺出有理想雄心的留美學生的「孤絕感」，以及大多數留學生的逐漸墮俗和腐化。比起於梨華，顏元叔無疑地更適合作為留美學生「妥善的代言人」。

這篇小說可分表面和內涵兩層次。表面上，它敘述男主角感情上的挫折，批評了女留學生錯誤的擇偶觀念。骨底裡，它是要表現有「理想」的留美學生的孤絕和悲哀。它亦揭露了留美學生群的逐漸忘本，陷入新大陸腐化生活泥沼中，對社會喪失了一份責任感。同時批評了衆多留學生（尤其女留學生）赴美，旨不在求學，只是逞強一窩蜂加上虛榮心之滿足而已。有理想雄心的男留學生，也可能會經不起一些「現實」女留學生的引誘而致無法自拔，能夠擺脫引誘（本初衷完成理想的畢竟是少數，而這些，終畢成爲不受圈內人歡迎的「孤星」。

主角「他」是留美學生群中少數「孤星」之一，他活動的空間是「住所、教室和那家做工的牛排餐廳」，顏元叔特意安排他來裝飾舞會場所，企圖點明他是個有理想的留學生。他的理想從他專心一致並按照他的計劃完成舞會的裝飾反映出來。他的理想就是要把人生舞台（大廳）裝飾得盡善盡美，使人類「活」得更幸福美好。細心的讀者，會發覺大廳中的吊燈鐵柄（支持大放光明之物）和椅子（供人舒適坐下之物）已是生鏽了的，顏元叔有意以此象徵這個社會（世界）已然是腐化了的。顏元叔說，「舞會的裝飾只是背景，誰還來研究背景不成。」「孤星」儘管如何把社會刻意裝飾得美侖美奐，那些腐化了的留學生那裏理會它呢？這一掛盲目赴美的留學生，那裏還有改造社會的雄心？既一窩蜂赴美，面對追逐聲色的美國社會，又怎經得起引誘？怎能避免沉淪？顏元叔嚴厲批評了留學生的這些「污點」。只有

「他」騎在架梯的頂端，用一條白手帕擦吊燈鐵柄的鏽，使白手帕變得紅紅的。（再看看他用拖把擦掉腳印和調酒予人喝，在在證明他的服務精神。）他要以純正（白色是否象徵純正？）來揩抹掉社會的鏽（腐化）！

用舞會的背景來象徵人生舞台，是十分可信的。我們經常都這樣說。鏽可也是腐化的象徵。Rust 是鏽，亦是朽腐之意。生了鏽的「人生舞台」，留學生居然視而不見，你說，顏元叔的批評，是不是一針見血得可以？

「她」亦是受批評之一。他弄髒了手帕，攤開給「她」看，她說他好傻。他改良社會的傻勁，在她這樣的人看來，當然是不會有什麼好評的了。她的「心靈」已被美國不良社會風氣侵蝕殆盡。她甚至反對他把氣球掛於天花板下。他一本認真地懸掛彩帶，又一本認真地掛上氣球，用以調和彩帶的對稱圖案。他裝飾大廳的全部計劃：用中堂的吊燈做中心，向四週拉出各色彩帶，到達大廳四週；彩帶間保持等距，各條彩帶的弧曲必須一樣。然後掛上氣球。他說：「過份對稱便成單調。」

第一：他欲把人生舞台「改裝」得有規律（不混亂），第二：他要把單調的人生點綴得多姿多彩。現今世界，是否混亂不堪？是否應改裝改裝？雖則有她反對，他還是按照計劃完成他的裝飾。（正常光線下，他的理智是清醒的。）

相對於他，她和舞會的那些人，簡直就沒理想可言（出國動機不純正，還有何理想？）。他們無意裝飾「舞會」，甚至是完成舞會裝飾的破壞者和絆腳石。先說她。她是會長派來協他一臂之力的，她的任務亦是裝飾舞會。她沒盡職，反而破壞有餘。這由三點看出：（一）她把彩帶拉斷；（二）她把氣球吹炸；（三）她說不必費太多心思，只要把大廳打扮得「熱鬧鬧鬧」便好。

顏元叔有意指出：（一）她是理想完成的阻礙和破壞者。（二）她（代表大多數女留學生）赴美的目的，只是逞強、湊熱鬧而已。她吹氣球反映出她好勝逞強心理。作者寫道：「女孩子吹氣球是不大雅觀的，她偏要吹。」讀者看看她的怪樣：「嘴巴鼓得像一只皮球，臉頰紅得發紫，兩道眉毛倒豎起來。」當氣球拍的一聲炸了，她跳了起來，興奮地喊着：「我也能吹！我也能吹！」多逞強的一個女人！

台灣有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那就是一窩蜂赴美。固然，在出國留學生當中，有一些是滿懷理想（抱負）出去，以求更高的學術上之造詣的，但在「留學熱」風氣影響下，不免有許多是「盲從」的。我相信有些留學生，連自己為何出國也大感茫然的。「來來來，來×大，去去去，去美國。」不少留學生不過是這句口號的「犧牲者」，一些好勝心強虛榮心重的女學生尤是。她就是其中之一。她去新大陸，是追求理想嗎？是充實自己嗎？答案皆為否定的。她不過逞強湊熱鬧，甚至可說是要尋個「博士」金龜婿而已。

再說舞會的那班人。他們也是一窩蜜蜂。赴美前，說不定有些是懷着理想的，到美國後，經不起現實磨煉，他們也跟着腐化了。這，可由下列三點反映出：（一）打上蠟的客廳地板，被他們穿着的雪靴和套鞋踩下了「幾十個大鞋印」（污點）。（二）他們進來了，並不馬上籌辦舞會，而是比賽跳高，躍起伸手拍着掛在天花板下的氣球。（三）只有一位打開折椅，但遇着一張生鏽椅子扳不開，就把它一摔：「誰要坐誰自己打開吧。」說完，也到前面的客廳去了。

這七八個籌舞以及來參加舞會的那一大夥人，都是留學生中的「黑馬」。籌舞人於美觀光滑的大廳地板留下的腳印，便是留學生留下的污迹。他們去新大陸，僅為尋歡樂，開「爬地」，找對象。說得不客氣點，他們簡直是社會進步的阻力，是中華文化建設的贅瘤。尤其是那個扳不開生鏽椅子而將之一摔的留學生，更充份表現留學生的自私心理，喪失了服務人群，以讓人群「坐」得舒適的精神。與「他」比較，形成多強烈的對比！可悲的是，他們「衆多」，他卻只「一個」，孤零零的「一個」！「衆人皆醉」的情形下，他的「孤絕感」不消說是必然的了。顏元叔為這群留學生敲响了警鐘。

「她」一方面也是墮落的引誘者。「他」和「她」在一起，幾乎忘却「理想」，差點滾掉她的陷阱中，這在微弱光綫下尤然。你看，他和她「打情罵俏」當兒，他心裡笑了，「久未經驗的興奮充實了他的四肢。」不禁哼起：「當我們同在一起，在一起」的小調來。（注意結尾他尋回自己時，也哼起這支小調。）在她面前，他被軟化了，他要掉下去了，他想：「爲什麼不多參加這類集會呢？爲什麼老把自己關在那間書室兼睡房兼廚房的所謂單間套房裡呢？」他幾乎要改變他的生活了。「人不是很容易相處的嗎？」她的魅力使他作如是想。

在暗淡光綫（這是羅曼蒂克的象徵）下，他分辨不出紅綠色。他嗅到她淡淡的髮香，他的注意力溶解了，只好完全聽從她的擺佈，他的理智告訴他：他該把電燈打開。但他的感情驅使他情願留在這樣的黑暗裡。他寧可犧牲「光明」，微弱光綫下，他依賴她辨別紅綠，這樣可以更接近她。

他的色盲症是「奇特」的：他只在暗淡光綫下才分辨不出紅綠色。正常光綫下，仍舊能分辨紅和綠。暗淡光綫是製造愛情氣氛，只有在這樣氣氛下，他才有紅綠色盲。我相信紅綠於此是有所象徵的，紅色不是代表危險嗎？綠色不是代表安全嗎？想想我們的紅綠燈。紅燈危險 stop，綠燈安全 go。此處紅色可說是危險象徵，綠色是安全象徵。他分辨不出紅與綠，即分辨不出危險和安全。換言之，不知何者應做，何者不應為。他已被「誘惑」（髮香是否一種誘惑？）得神智不清，成爲「色盲」了。「光明」一到來，他的神智較爲清醒，微感不安。你看顏元叔的表現手法多令人「震驚」：

她從他身邊躍了起來，急速的步聲走向門口。突然，吊燈的十個燈泡，震驚地大放光明。黑暗湧入他的瞳孔。他舉起一隻手護着雙眼。當視力恢復的時候，他看見暴風窗變成一個個高大的黑洞，在四週環伺着。他開始不安起來。

「黑暗」與「光明」衝突，表露無遺。「震驚」實在用得巧妙而傳神。因爲此刻的「他」喜留於黑暗中，十個燈泡霎時照亮，令他「震驚」（是內心的）不已。「光明」的倏然來臨，雙眼一時無法適應，他馬上舉手掩護，以免受傷害。見到「光明」，他內心是矛盾的，視力恢復正常後，他即見到暴風窗變成一個個高大的黑洞，在四週環伺着。那是黑暗陷阱。向來愛好「光明」的他，便開始覺不安起來。但矛盾瞬間就消失了，他還是屈服於她的引誘下，興高采烈吹氣球了。作者似乎緊張地告訴讀者：魔鬼戰勝了他，他打算掉下去了！幸好她獲悉他有色盲後疏遠他而「救」了他。否則，又一個沉淪無法自拔的留學生！

「她」既是逞強湊熱鬧赴美的，她所「狩獵」的對象不消說是「現實」「隨俗」「完整」的。據說大部份女留學生選夫婿要合乎四項條件，即擁有「博士紙」、「居留權紙」、「職位聘書紙」和「銀行存款紙」，才能獲得她的「結婚紙」。美國社會是現實的，「她」的擇偶條件也是現實的；她選夫婿並非尋愛情寄托（至少是其次的），而是尋張長期飯票和居



留証而已。像他那樣滿懷理想的「欠缺」（滿腦子理想，在她看來，也是一種欠缺），是無法贏來她的青睞的。她知悉他有色盲後（連給他辯正機會都沒有），就恐怖尖叫地走開了。進一步地，會長來後，她就跟他一道用餐去了。同時還出賣了他的「色盲」，把這項「欠缺」告訴了會長。可見對於此事，她是多麼耿耿於懷。

我們可以做這樣分析：開始裝飾舞會當兒，她對他多多少少有點「好感」的，至少不會像後來那樣迴避他。他們「有說有笑」，做作的「微怒嬌嗔」，甚至站得很近，使他嗅到她的髮香，同躡一起，搶他吹過，氣嘴染有唾液的氣球來吹。這一方面固然反映她「大方」「任性」「逞強」，一方面卻也反映出她有意和他「做朋友」，把他當作「狩獵」的對象之一。

她和會長出去了，籌舞的人也「一窩蜂」（顏元叔有意嘲諷他們出國動機）擁到前面客廳聊天去了，他整個人像洩氣的皮球那樣地癱瘓着，打從心底裡湧出濃重之「孤絕感」。顏元叔寫道：

還有五個氣球，要掛在天花板下面；他沒有掛，他把氣嘴解開，手一放，氣球沖往天花板，變成一條橡皮管，像條死魚似的摔在地上。他也要到哪兒去坐坐，去閒聊。但是，他沒有可去的地方，沒有閒談的人。他站在中堂的吊燈下面，看着頭頂上的七色彩帶，向四方伸延開去，像一個蜘蛛網。他不禁冷笑了一聲。

作者於此之描寫手法（它和前段是對比的）是高超的，氣球的洩氣也就是他的洩氣——洩氣得像條死魚。他心中悶氣，想到那裏發洩發洩才舒暢，但他沒有地方可去，他和他們有一道無形的牆相隔着，沒有閒談的人。這道牆是什麼？是互相「不了解」。他不了解他們，他們也不了解他。最爲可悲的，按照他的計劃專意裝飾成的七色彩帶，居然成爲他自製的蜘蛛網，把自己困於其中，與外人隔絕。他的那聲冷笑，是自嘲式的。有理想的留學生在彼邦居然淪爲「孤絕」悲境，多令人傷心扼腕的事。雄心勃勃的留學生，竟然是自絕於群體，對留美學生，又是個多大諷刺！

作者以沒加糖奶的咖啡和又乾又粗的三明治來象徵他內心的苦楚，也是極其自然的。有時我們描刻一個人內心世界的痛苦，除藉助內在獨白，外在動作表情，亦可藉助於事物的象



徵，這樣會加強描寫的「深入性」。非光以「痛苦」浮泛字眼所能望其項背於萬一。因為，套用顏元叔的一句話，象徵是意義的結晶。

他的「孤絕感」的映現於舞會開始後更為清澈。他不會跳舞，不善交際，「女朋友」也走了，只好孤零零地坐於窗台上。大廳擠滿了人，他就離開窗台，走至唱機旁。作者這樣寫道：

他抽出一張唱片蓋在唱盤上，放好唱臂，開了電鈕，唱盤居然轉動起來。過了好久，喇叭裡才傳出沙沙的聲音，接着傳出一陣震人心弦的音樂，很熟悉。他想了一下，原來是英雄交響樂的第一章。他認出了這段音樂，心裡似乎輕鬆了一點。畢竟，唱片是太老了，沙沙的聲音幾乎和音樂的聲音一樣啊；他把音量調高一點。

你或許也有過這樣的經驗：大家歡樂時，正是你最寂聊的時刻。你與他們不同，他們不能容納你；或者說，他們與你不同，你不能容納他們。在歡樂時刻，你變得落落寡歡。他就是這樣的處境。他們愛「熱鬧」，他愛聽「英雄交響曲」。只有他與它起共鳴。留學生已很久沒唱「英雄交響曲」了（唱片太老了），發出沙沙之聲。留學生的雄心壯志，難道都被爵士樂磨蝕掉了？還是本來就沒有雄心壯志？多悲哀的留學生。你看：

有一個手指敲着他的肩膀，他回頭看見一位西服畢挺的人，伸出一隻袖口上閃着金光袖扣的手，把音量的鈕子轉了回去，然後用英文對他說：「你不以為這種音樂對這種場合是太嚴肅點麼？」

這是個怎樣的留學生？注意他的裝扮：西服畢挺，袖口上閃着金光袖扣。操的是英語。他是一個忘了自己是什麼「人」的留學生。中國學生居然不講中國話！他那身裝扮，顯示出他在彼邦可能已有相當成就，說不定，他已入了美國籍，做了美國人，是個春風得意的留學生（學人！）。他那裏還要唱什麼「英雄交響曲」？他不認為它「嚴肅」才怪！這是個尋歡樂場合，該播放「輕鬆」的音樂！顏元叔對這類留學生的譴責，不能說不嚴厲了！

不久，管唱片的人來了，換上了爵士樂。一對對男女翩翩起舞，只有他孤單地假裝有興趣看人沖調菓酒，而又被拉去負責調酒（調酒也是一種服務）。多孤寂的一個留學生！

喝了杯酒後（他原是點滴不入的），他實在沒法忍受那熱烘烘的場面，於是出去呼吸點新鮮涼氣。顏元叔結尾時這樣寫道：

不久，路燈的光柱中飄下閃亮的雪花。他把手從大衣口袋抽出來，攤開手掌，讓雪花落在他的掌心。

光柱中的雪花越下越密越下越緊了，雖然沒有聲音，却也十分熱鬧。

新的積雪在脚下吱吱發响。他雙腳幾乎要跳舞起來。不知不覺他又哼起：

「當我們同在一起，在一起……」

涼涼的雪花不停的落在他的掌心，滾在他的掌心……

看到閃亮雪花，他像是找回自己，又掌握了希望。他攤開手迎接希望之花。他形體孤單，內心卻歡躍。他雙腳幾乎要跳舞起來。當他再唱起那支小調時，他該多喜暢！作者顏元叔畢竟不願看他掉下「失落」深坑，讓他在最後時尋回了自己，找回生活的目標。雖然如此，但他還得要永遠地孤絕下去的，如果現實依然沒改變，留學生依然過着腐化生活的話。

總括地說，這篇小說批評了人生。表面看，他是由「獲得」轉為「失去」，由「歡樂」跌至「落寞」，內涵上，他是由墮落邊緣轉回頭，由「失去」變為「獲得」。它是一篇成功的小說，倘若它有什麼敗筆，那便是當「她」聽到「他」有色盲時的恐怖驚訝。她是個留學生（能夠出國，水準當不致太差），即使赴美後無心向學。至少她應該明瞭色盲不過是普通病症，不必要如斯大驚小怪的。她的恐怖驚叫顯然誇張了。作者過於誇張她的反應，可能是要加深讀者的印象，她是個很「現實」，重視「完整」的人。不過一切描寫要合乎情理，否則便失去真實感了。

## 舞會的裝飾人

顏元叔

他騎在一座架梯的頂端，兩條腿掛在架梯的兩側，正用玻璃膠，把一條藍色的彩帶粘在中堂吊燈的鐵柄上。玻璃膠粘不着鐵柄。他從褲袋掏出一條白手帕，擦了擦吊燈的鐵柄。手帕變得紅紅的；鐵柄生了鏽。他把弄髒了的手帕，攤開給她看。她站在地上，身體斜依着架梯頭髮幾乎碰着他的鞋底。她說她好優，他可以給他一張棉紙，何必弄髒自己的手帕。他假裝豪爽地說，這算什麼，此外，他的手帕反正沒有乾淨過。她聽了笑個不停。他覺得她笑得好開心。她笑說他好優。「你好優喲，」他玩味着她的話，心裏也笑了。

他正要爬下架梯，藍色的彩帶又鬆脫了，從吊燈的鐵柄上飄落下來。他輕咒了一聲，眼看着彩帶搖曳在空中。這時，她閃到架梯的一邊，弓身順手一撈，在離地面兩三寸高處，把彩帶抓住了。她興奮得驚叫起來。紅潤的臉，眼睛閃爍着光彩。她爽朗地又笑了起來。他再度爬上架梯，兩步作一步爬，企圖展示身手的矯健。其實，他的身體圓胖，而且從來不愛運動。他把藍色彩帶繞在鐵柄上，嘴中故意發出兇狠的聲音：「看你逃得了不！看你逃得了不！」接着粘了三層玻璃膠，一層又加上一層。可是她說，一層粘在另一層上，有什麼用。他有點羞赧，又開始把多餘的兩層玻璃膠剝下來。

「你這是幹嗎？」

「你說沒有用。」

「粘了就算了，幹嗎浪費時間剝它？」她笑着責備他：「真是個書獃子！」

他把架梯搬到客廳的一角，叫她把藍色彩帶輕輕牽過來。她不經意地使力一拉，彩帶斷了。她又哈哈地笑了，他假裝生氣，發出呻吟的聲音：「小姐做事，那麼粗魯？」「我又不是林黛玉！」她俏皮地反駁。久未經驗的興奮充塞了他的四肢。他不知什麼時候，哼起一個久忘的小調來：「當我們同在一起，在一起！……」他不好意思唱歌詞，只用鼻音哼着。老天爺，這還是在高小時學會的一支歌呢。他把斷了的彩帶用玻璃膠接好。牽過去，爬上架梯，把彩帶的一端粘在牆角的天花板上。回頭一看，彩帶舒

展着優美的弧度和曲捲，從中堂的吊燈，穿過空蕩蕩的大廳，遙遠伸延到他的面前。原來只有幾排折椅靠着兩邊牆角的大廳，開始蕩漾着一絲熱鬧的氣氛。他看着這條彩帶，看着站在彩帶下面的她……爲什麼不多參加這類的集會呢？爲什麼老把自己關在那間書室兼睡房兼廚房的所謂單間套房裏呢？爲什麼讓自己的生活，總是運行在三點之間的單調直線上？住所，教室，和那家做工的牛排餐廳；牛排餐廳，教室，住所！人不是很好親近的麼？

他把架梯又搬回吊燈下。

「你替我拿一捲彩帶來。」他央求着她。

他要把整個空蕩的大廳，掛滿五顏六色的彩帶。

起初，當同學會的會長派給他這份職務，他不高興。他不會跳舞，爲什麼叫他負責舞會的裝飾？會長，一位攻讀國際政治的人，聽到他的抱怨，便說裝飾舞會的工作，一人承當果然太辛苦，補派了她做他的助手。其實，現在想想，裝飾這麼一座大廳堂，也算不了是什麼辛勞的事。

北美洲冬日的黃昏來得早，來得快：五點不到天便黑了。高大的暴風窗，窗外的積雪，原來亮得耀眼，一剎那間便黯淡了去。大廳裏，兩窗夾着的幔壁，變成一長條一長條的黑色布幔。他們必須把眼睛逼近彩帶來辨別顏色了，她的頭髮輕觸了他的耳，他撥弄着紙盒內的彩帶，徵求她對配色的意見；她搖搖頭，又點點頭；他嗅着一陣淡淡的髮香。他的注意力溶解了，完全聽從她的擺佈用什麼顏色都好。此外，在這樣微弱的光線下，他反正辨別不出紅色與綠色。真的，他該把電燈打開。不過，他寧願這樣留在黑暗裏。

「去開燈呢，」她說。「我看不見！」

他答應了一聲，走開了去。過了一會他回來了。

「我找不着開關，」他又蹲下去，蹲在她的身邊，「反正窗子外面還够亮嘛。」

高大的暴風窗蒼白裏泛着黝黑，街燈已經點亮，在黃昏裏顯得蒼黃無力。她從他身邊躍了起來，急速的步聲走向門口。突然，吊燈的十個燈泡，震驚地大放光明。黑暗湧入他的瞳孔。他舉起一隻手護着雙眼。當視力恢復的時候，他看見暴風窗變成一個個高大的黑洞，在四週環伺着。他開始不安起來。

他對她解釋過，裝飾大廳的全部計劃：用中堂的吊燈做中心，向四週拉出各色的彩帶，到達大廳四周；彩帶間保持等距，各條彩帶的弧曲必須一樣，然後，再用各式各樣的彩色氣球，不規則地掛在天花

板下，用來調和彩帶的對稱圖案。他說：「過分對稱便成單調。」她回說，幹嗎費那麼多的心思，只要把大廳打扮得熱鬧開便好。

「人家是來跳舞的，誰來研究你的裝飾圖案不成！」

他有點兒被刺的傷感。不過，她說得對。對的，舞會的裝飾只是背景，誰還來研究背景不成。她說得對。不過，他還是要照他的計劃，完成舞會的裝飾。

終於，彩帶全部粘掛好了，他開始吹氣球；她也要吹。女孩吹氣球不大雅觀。她偏要吹。起先她吹不起來。嘴巴鼓得像一只皮球，臉頰紅得發紫，兩道眉毛倒豎起來。終於，氣球鼓了起來；她一口氣接一口氣吹下去，在絲絲的吹氣聲中，氣球上印的幾顆星星，變得又大又亮。他正要阻止她時，氣球拍的一聲炸了。她跳了起來，興奮地喊着：「我也能吹！我也能吹！」

她一把從他手中搶走了吹脹了大半的氣球，把氣放光，壓在自己的嘴上便吹起來。他注意到，她沒有擦淨那個氣嘴呢。

已經有了十幾個各式各樣的彩色氣球，散放在他們的四周。這時，他突然覺得要她分享自己的一個秘密。

「你知道，我有色盲。」

「色盲？什麼是色盲？」

「色盲嗎，怎麼會不知道色盲！」他三分得意地笑了。

「你是說看不見顏色？」

「分辨不出顏色，」他糾正地說。她的臉上習慣的笑，突然收斂起來；一雙驚訝的眸子瞪着他的臉。他覺得有解釋的必要，「此外，我也不是……」他正想說，他只是紅綠色盲，而且只是在弱光之下，才不能分辨紅與綠。

「看不見顏色！看不見顏色！」好像她發現了什麼隱藏似的恐怖起來，尖叫起來。她的身體斜開了去，眼睛從眼角裏盯住他的臉。

他想說：「我只是紅綠色盲，在正常的光線下，仍舊能分辨紅和綠。」

「那多可怕，多可怕！」她繼續大叫着，大廳的回響增加了他的音量。「你說這些彩帶，看起來全沒有顏色？那你幹嗎來裝飾這個舞會？」她的雙手往頭頂的彩帶揚了開去。



他不知道如何解釋她的驚訝：是關懷呢？還是別的？

「我只是紅綠色盲，我看得見這些彩帶的顏色呀。」他急迫地分辯。

可是，她已經走了，他只聽見她的呼喊：「可怕，可怕，看不見顏色，可怕……」她呼喊的回響從那邊牆上衝了過來，淹沒了他的辯白。

同學會主席帶着一群籌辦舞會的人來了。他們穿着笨重的雪靴與套鞋，直走到大廳裏來，隨處散放着大大小小的紙盒，裏面盛着點心與飲料。他抬起頭來警告着，大廳裏面已經打了蠟，請把雪靴脫了再進來。他們走回大門去，脫去雪靴或套鞋，可是光亮的地板上，已經留下幾十個大鞋印。

他拿起一個拖把，把鞋印一個一個地擦去。

「嘿，會長，」是她的聲音，「你帶晚餐來沒有？」

會長說，他本是要帶來的，後來要拿的東西太多，便忘了。「反正帶來在路上也會冷掉，」他說。「我們到餐館去吃好了。」

「你請客？」

「當然，我請。」

她把手裏的氣球一放，氣球便像火箭似地射向天花板，洩了氣掉在地上。

「好哇，走吧，我餓慘了。」

已經到了大門口，會長扭過頭來也邀請他一起去吃晚飯。他說他還有工作，辭謝了。她逕自和他們走了。他聽到他們要去十二街的中國餐館。

籌備舞會的七八個人，在大廳散開來。有一位在打開鐵製的折椅；其他的人在比賽跳高，躍起來伸手拍着掛在天花板下的氣球。他厲聲的說，他只用了點玻璃膠把氣球固定在天花板上，請不要將氣球打掉下來。他們都停了，好像驚嚇於他粗暴的聲音。然後有人說：何必對他們生氣，是會長把他的漂亮助手搶走了，何必拿他們出氣？說完，大家都哄笑起來，然後一窩蜂，擁到前面的客廳去聊天去了。那位打開折椅的人，遇着一個生鏽的椅子，扳了幾下扳不開，把鐵椅一摔：「誰要坐誰自己打開吧！」說完，他也到前面的客廳去了。

還有五個氣球，要掛在天花板下面；他沒有掛，他把氣嘴解開，手一放，氣球沖往天花板，變成一條橡皮管，像條死魚似的摔在地上。他也要到哪兒去坐坐，去閒聊。但是，他沒有可去的地方，沒有閒

談的人。他站在中堂的吊燈下面，看着頭頂上的七色彩帶，向四方伸延開去，像一個蜘蛛網。他不禁冷笑了一聲。

她回來了，沒有進來，留在前面客廳裏和人談笑；她笑得最響，會長進來遞給他一個小牛皮紙袋，裏面裝着一個玻璃紙包着的三明治，一個紙杯的咖啡。他最不喜歡喝紙杯的熱咖啡，因為紙杯上的蠟溶在咖啡裏。他正要打開紙杯的密封蓋子，才發現會長還留在身邊。他抬起頭，疑問的望着會長。

「我抱歉，我不知道你的眼睛有毛病。」會長軟着喉嚨說了，憐憫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

他喝了一口熱咖啡，果然蠟味太重；他想吐掉，却無處可吐，勉強把它嚥下去。他走到窗前，坐在寬平的窗臺上，肩膀靠着玻璃窗。雖然，窗外還有一層暴風窗，雪地裏的寒氣還是逼入窗內來。他只穿了一件粗布的襯衫，一陣寒氣從他的腹部爬上胸際，他咀嚼着三明治：是一個罐頭旗魚做的三明治，又乾又粗。他再喝了一口咖啡，蠟的味道已經沒有了。這時，他才發現咖啡沒有放糖，也沒有放奶油。好苦。他們替他帶來了一杯黑咖啡。

她居然把他的秘密告訴了別人！

舞會原來訂在七時開始，到了七時半才有人來到，三三兩兩，多半是幾個男士簇擁着幾位小姐，多數人他都不認識。他繼續坐在窗臺上，把三明治的紙，紙杯，和紙袋捏成一團，塞在肩膀和玻璃窗之間。會長自己矗立在大廳的門口，和來客一一握手。有幾位客人他是認識的；他們走過時，他轉過頭看着窗外。突然，會長在他的身邊說：

「你別坐在窗臺上好不好？客人已經來了。」說完，他又匆匆趕到入口處去握手。

最後他還是離開了窗臺。他想到對角放電唱機的地方去。大廳裏已經擠滿了人，他側着肩膀，貼着牆，擠了過去。唱機下面的架子上，有幾張舊唱片。唱片上積灰很厚；他的手指好像捏着一層灰。他抽出一張蓋在唱盤上，放好唱臂，開了電鈕，唱盤居然轉動起來。過了很久，喇叭裏才傳出沙沙的聲音，接着傳出一陣震人心弦的音樂，很熟悉。他想了一下，原來是英雄交響樂的第一章。他認出了這一段音樂，心裏似乎輕鬆了一點。畢竟，唱片是太老了，沙沙的聲音幾乎和音樂的聲音一樣藍；他把音量調高一點。聽英雄交響樂，越響越好。沙沙的聲音和樂器的音響，一齊湧向他的耳鼓，他想像自己站在一條飛瀑的前面。

有一個手指敲着他的肩膀，他回頭看見一位西服畢挺的人，伸出一隻袖口上閃着金光袖扣的手，把

音量的鈕子轉了回去，然後用英文對他說：「你不以為這種音樂對這種場合是大獻肅點麼？」

「跳舞的唱片還沒有來嘛！」他惱怒地說。

「啊！那請繼續聽，請繼續聽。」他走了。

他把唱機關掉，呆立在唱機前面。

整個大廳裏充滿嚙嚙喻喻的聲音，像一窩蜜蜂。時而，他聽見她的笑聲躍了起來。她一定已經換上她那件粉紅色的絲質旗袍，這使他想起他自己還穿着工作服。他該去換上他那套三十五元美金的西服。不過他不想換了。他的雙手交叉在胸前，坐在唱機前面的一張木頭椅子上，一雙腳踏在唱片架上，椅子蹣了起來，椅背靠在牆上。他想回到他那單間的套裏去，把收音機調到EM音樂電臺，躺在床上，獨自的……

管唱片的人來了，帶了一小箱的唱片，他衝到唱機前面，檢起唱盤上原有的唱片，往唱片架上一丟，從箱子裏取出一張小型七十六轉的唱片，套上大軸，調整速度到七十六，唱針也撥到七十六，輕輕放在唱片的邊緣。那唱片便在燈光下，晶瑩地轉動起來。立即，喇叭裏傳出爵士樂的聲音。舞池裏的人慢慢結成一對一對，移動起來。於是，舞會正式開始了。

他離開了電唱機，挨着牆轉到對面那一長條點心攤上去。點心攤上正有一個人在沖調菓酒，他站在一邊假裝着興趣地看着。

「呃，」沖菓酒的人回過頭來，「你幹嗎站在這兒，不去跳舞？」

「不會跳。」他回答着。

「不會跳？不會跳就學呀。」他一邊使勁開着夏威夷果汁罐頭特大號。「這麼好的機會，還不學，今晚妞兒多的是。快去，快去。」

「不感興趣。」

「這才怪，」他停住了開罐頭的動作，回頭望着他，躊躇一下，接着說：「這樣好了，你來調酒，讓我去跳一支曲子，好吧？」

他本來想拒絕他的請求，他只是舞會的裝飾人，調酒可不是他的責任。不過，他還是答應了。

「我可不知怎麼調。」

「簡單，簡單，」調菓酒的人已經從桌子下面鑽了過去，到了舞池裏回過來對他說：「把這幾個罐

頭統統開了倒進去，這瓶酒也倒進去，沖上一桶自來水，就變了。啊！對了，看他們廚房裏有沒有冰塊！」他邊說邊退向舞池裏。下面的話被爵士音樂的聲音淹沒了。他知道大概是還得放點冰塊在菓酒裏。

他終於照着調菓酒的人的話，把該倒的一起倒進了那個大水箱裏；他找到廚房，弄來了一大籃的冰塊，也倒進水箱裏。他手裏拿着長柄瓢攪動着冰塊，涼氣侵入他的手臂。他無意識地一直攪拌着冰塊，眼睛在浮動的人頭間，搜索着她的影子。他看見好幾個頭像是她，却都沒有能看個真切。

他昏了一大瓢菓酒，倒進一隻玻璃杯裏，一口氣喝光，心胸間覺得放鬆了許多。只是，酒精直沖腦門，他幾乎醉了。他原是點滴不入的。他想回去算了。站在桌子後面，簡直像個掌櫃的。不過收拾這個舞會的裝飾品，還是他的工作，他得留下。不知道她是不是會留下來陪他一齊收拾善後，也許會，也許不會。也許會長會說她累了一個下午，該早點回去休息……別想這些。去她的，一個出賣別人色盲的人。

他們都走光，一個人留下來，也好。

大廳裏的暖氣原來很高，現在似乎熱得令人悶氣。他披上那件從慈善商店買來的舊大衣，他要出去呼吸點新鮮涼氣。他要獨自在雪中行走。路上沒有一個人，路燈在雪堆上發亮。他沿着兩側積雪的人行道走去，從身後傳來的爵士音樂，慢慢微弱下去。

不久，路燈的光柱中飄下閃亮的雪花。他把手從大衣口袋抽出來，攤開手掌，讓雪花落在他的掌心上。

光柱中的雪花越下越密越下越緊了，雖然沒有聲音，却也十分熱鬧。

新的積雪在脚下吱吱發響。他雙腳幾乎要跳舞起來。不知不覺他又哼起：

「當我們同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涼涼的雪花不停的落在他的掌心，溶在他的掌心……

# 放走了一隻狐

其實我是無意的，雖然我經常把球傳送給她，她却以為我把整個奧運會的神話都嬾遞給她了。於是她很高興，一直笑，笑得像全村最蠢的女孩一樣糟。我真喜歡那個籃球場，它睡在一座小山丘上，「可有一隻山魈躡足來看球賽？」幾碼外矗立着兩棵熱帶柳，日暮崦嵫時，它把負擔過多的枯葉托晚風帶下，在球場上落得滿地腐朽。「如果有菓子從樹上掉下，」一隻和我們打球的美麗的狐狸說，「我們除了搶球，還要搶菓子吃！」每次都要費神修葺掃帚球場，我們於是藉口讓自己最遲迎風爬上山丘。可是我們是倨傲的，因為我們對人說：「我們的球場設在海拔一千公尺上！」那人說：那一定藏在「所詭密的碉堡中。」

後來我終於在一個冷沁的早晨來到球場上——很早很早，早得連在夏夜野草間氾濫後的點點微火還在遠山伴着翹翹——但她却比我來得更早，我有點不安，可是我不會像她一樣把不安轉為虛偽——她一見到我，就假裝露出一副疲乏的模樣，她說她好慵倦，她說不打球了，然後一屁股坐在旁邊一張木椅上，你看：難看得像一個安哥又安哥後還不情願轉台的小舞女。但她穿着運動褲，露出沒有鬃鬃獠毛的狐腿！唉，讓世界上所有妖嬈的狐和狼，都從窟



洞裏鑽出來擾騷人類吧！她給我的印象真不好，一大清早就鬆鬆懶懶的，七小時的睡眠都給噩夢偷走了嗎？如果她是一個蕩婦，人們會想：昨晚她又睡了多少個男人？

於是我只有一個人練球了，那真是一種震盪且刺激的孤獨。「明天早上你陪我練球好嗎？」昨天打玩球後，她說，「沒有人要在早上練球！」她說話時眼角不停的眨，不停的轉，且露出一副楚楚可憐的模樣，她是成了精的，而且修煉了好多年。她還練什麼球呢？我真後悔答應了她，濟慈說：讓我監禁於妳胸前溫柔的牢獄中！嘿，這些美麗的罪惡。

剛開始時我一個人投球，而且投得很起勁，我很少看她，因為我一看她，她就咧開嘴笑，她最喜歡笑了，像這樣咧開嘴笑，她一定給夏天的早晨點了笑穴，不然她一定瘋了。她大概是瘋了，我想。那時候真早，天上還有幾顆星，晨霧沉在整個山脚下，羅東河在遠處溶溶蕩蕩，在清晨最早最早的時候，「一定有一個仙女在河的上游沐浴！」會有另一隻美麗的狐狸這樣對我說。「可是河中有鱷魚。」我說，我真不願意掃她的興。但她為什麼不爭辯到底呢？如果我是她，我就說：仙女是乘着鱷魚來到的，鱷魚是她的侍臣！或是：所有河上兇暴的水怪都已被仙女馴服。但她為什麼不爭辯到底呢？所有狼的狡猾，都去了那裏？所有狼的狡猾，原來只是一些較伶俐的愚蠢。

這時候真靜，靜得叫所有晨起亦聆聽一些早頌的人，耳中的靈柩只收回一具死屍的寂穆。我真不知道小鳥去了那兒，雄雞的啼叫，還在痴傻的等待太陽光的訊號嗎？太死靜了，我真不喜歡，況且身旁還靜坐著一頭狼，會笑的狼，我開始畏懼她，我真怕那雙溫柔的爪。於是開始無聊了，慢慢的發覺獨腳劇原來是一種好難收場的表演，我把球在手中拋上拋下，「妳為什麼不練球呢？妳不練球，又叫我到這兒來做什麼！你看天氣這麼冷凜，妳看山脚下的霧霧把什麼都掩遮了，妳看星星還在眨着眼，妳為什麼不練球呢？妳真無聊！我一個人練球，我真不喜歡！」

山腰下有一個牧人趕一羣黃牛走到山脚下，牧神，牧神……啊，我又想起濟慈了，那山下沒有携帶號角的牧人，是否會在一個小河旁，因一個姑娘的閃眨的雙眸，而顫抖雙唇？羅東河是否也像濟慈的河一樣，用溶溶的聖水向人類的沙岸領洗聖禮？濟慈，你真的聽到人們各自坐下聆聽對方呻吟？誰又會相信你只陪伴地球環繞太陽轉了虛無的二十五個圈子，就此

向那冗長的生命軌道脫離！二十五次的走馬燈，你看到了多少次月明？看不到多少次月明？你聽到多少次驚的啼哭？蟬的鳴咽？十四行詩的朗誦？*Edna* 的笑聲？在萊姆斯山的頂峯真有一個青年被月的女神親吻過嗎？詩人？你原是希望活得長久的啊，「當我火梵後，給我一雙新的鳳凰翼飛向我的慾望！」鳳凰，鳳凰，這不死的鳥，長生的象徵，你或者是希望長生永存……

我在想什麼呢？我真不應該讓自己鬆弛下來，因為我身旁有一頭虎視眈眈的狼。我把球放在一旁，在她身旁坐下，我很害怕，她是這樣的一頭狼。她大概以為我坐下來是在討好她呢，於是她豁然把狐腳在椅下踢來踢去，輕輕的哼起歌來。我有點生氣，我不要她在她面前得意起來，「妳踢妳的韃鞣腳做什麼！妳在蕩韃鞣嗎？妳又不是在蕩韃鞣，妳踢妳的腳做什麼？妳知道整張椅子都被妳搖震着嗎？」反例過面來，還是笑得像全村最蠢的女孩一樣糟，「我喜歡！」後來我們又靜下來了。我想了許多，才找出了另一個話題，妳知道 *Nadia Cona* 嗎？妳一定知道，是不是？她在奧運會拿了三個金牌。妳喜歡她嗎？不喜歡嗎？為什麼不喜歡呢？她有什麼地方惹妳反感？妳說說看？妳不說嗎？妳不說。我真喜歡 *Nadia*，是了，我在收集她的照片，貼在我的「一生人物照片見聞錄」中。妳知道有人問 *Nadia* 什麼時候退休時，她怎麼回答嗎？「退休！」她說，「我今年十四歲。」真好，她知道她自己活得年輕，這真好。我真喜歡。我喜歡她的運動衣，或喜歡那三條從她手腕直劃到腿部的藍黃紅的色帶，我喜歡她的髮型，我喜歡那條被她跳來躍去的杆棍，我也喜歡「時代周刊」，因為他們說她是 *Perfect* 的，電腦也給她 *Perfect* 的十分，妳看，連機器都愛上她了，妳不喜歡她嗎？我真厭惡妳的不喜歡！有感情的人類不喜歡這樣美麗的動物，我真不知道他們活着爲了什麼！

我站起來，繼續不起勁的投球，投得真糟，一粒也不中。我又坐下，開始找尋另一個關於體育的話題，「這一屆的奧運會，美國籃球隊又拿冠軍了！我真不喜歡蘇聯隊，聽說美國的二流職業籃球隊也能輕輕鬆鬆的擊敗蘇聯國家隊。妳相信嗎？妳相信？妳在點頭。」這隻狐狸還緊守在洞中，不肯出來狂吠幾聲嗎？如果她一整個早上也不肯蠕動，我將跑遍全世界的狩獵區，問遍每一個細心的獵人，「你們願意獵一隻狐狸嗎？一隻美麗的狐狸！當牠對你

笑時，你將不忍心槍傷她。」那時我一定嘻哈大笑，或是猛烈咳嗽，咳得喉頭有魚骨阻塞的刺痛，「如果你獵到了牠，這將是你最後的狩獵！」這羣獵人，除了傳說中的四不像之外，他們什麼都獵過，「爲什麼？」獵神乘着一隻弓箭來到，張開生滿青苔的嘴唇輕聲說，「這是一個陷阱！」

我又開始不耐煩了，深夜在林中彳亍的鬼魂，也會低聲嗚唱娛樂自己，「其聲楚楚，我彷彿也將聽到，」我很無聊，而且很寂寞，爲什麼她不說點話呢？兩個人在一起，竟然要用「寂寞」來形容其中一個人的處境嗎？我發覺自己彷彿站在一座水井旁抽水，抽呀抽的，抽得我流的汗可以瀉滿一桶水了，可是那座井還擰不出一滴泉露。「妳不練球又不說話，妳想做什麼？妳能換換妳的坐姿嗎？妳真無聊！妳停止搖腳好嗎？妳看妳的頭髮有多亂，妳沒有一個化妝台嗎？妳不梳飾自己的嗎？妳看那個砍柴人爲什麼老是看着我們？妳看山下的霧都消退了，妳看太陽都要出來了，妳看星星去了那裏？」我忽然想起了一件很可笑的事，我於是就很可能笑起來了，「妳知道有人在一篇論文中說星星的光是月亮反射的嗎？幼稚至此！一點天文學的門竅也摸不通，宇宙和荒古對他們還有什麼神秘及思聯可言？」我於是繼續說出我知道的許多爆笑的事，越說越得意，越說越瘋，不能禁止了，喉腔都要笑裂了，最後她終於站了起來，「你才真是無聊！我走了，我不跟你練球，也不跟你說話。」於是她走了，留下了我的驚喜，和我瘋狂的倨傲。

有一天我將在球場上和一個球友談起此事，那時天氣會很溫暖，四處會有一片陽光，「她真是一隻狐狸！」我說。「如果你把她當作一隻狐狸，」他說，「那麼她就視你爲一個獵人。她在等候你的狩獵。」我於是開始和他談論濟慈及 *Narcissa*。

# 青灰色的濃痰

咳咳，咳咳，然後就吐了一大口青灰色的濃痰在滑滑的地面上。凡是有他在的地方一定有青灰色的濃痰。那些可惡的濃痰，可惡的李各賴。大家在心底詛咒着他。

李各賴是矮矮的個子瘦瘦的身軀高高的鼻子大大的眼睛。

「我喜歡他的眼睛！」那個很浪漫的女人對朋友說時，她和李各賴已經是暗底裏來往着了。但，她不是有情感的女人，她的情感是氾濫的。她對誰都好。她對誰都不好。像對她自己的丈夫一樣。苛刻，勢利，於是她丈夫提出離婚。

「我離了婚可以跟任何一個男人好！」她對李各賴說，走在潤潤馬路的行人道上，頭頂着的是漆黑天際點綴着粒粒星光。

「可是我沒有錢！」李各賴說時仰首望了望星光，高高的星光。

她從自己的皮包裏抽出了一張五十塊錢的鈔票，塞在李各賴的手掌中：「拿去化，只要你對我好點便行了。」

李各賴的確對她好，也從此把許多朋友都視若陌路人，他覺得世界上只有金錢最可貴，誰能夠給他金錢他就對誰好。以前和三朋兩友鑽戲院進咖啡室都由自己出錢，每個月的新水

都不够化，而所化去的是在朋友的身上。認識了她，就不同了，她有錢，他會送錢給他化，他買了手錶買了金鍊買了一件又一件的新衣。

「這個李各賴突然發達了！」有人這麼說，他也偶爾的聽進耳腔裏，但他不在乎，男人只要臉皮厚甚麼都是好的。

咳咳，咳咳，然後就吐了一口青灰色的濃痰在路邊的青草面上，凡是有他在的地方一定有着青灰色的濃痰。

「你怎麼老是吐痰的？」她側過臉，瞟了他一眼。他滿不在乎的頂了一句回去：「我傷風。」

「傷風？」她看了一眼從身旁走過的那個高大長得很漂亮的男人。她才接着說：「怎麼傷風這麼久的？」

李各賴沒有作答，他討厭她在查根問底。他的過去，誰也不知道。點了一根煙，煙還沒上喉，又咳咳的吐了一口痰。要死的咳，要死的咳，要死的桂敏，要死的……怎麼會想到桂敏了？是的，桂敏，這個天殺的，這個主兇，這個主兇，主使一班流氓來打我，把我打得遍體傷痕，在醫院睡了一個多星期，連工作也丟了！傷勢復元之後胸口便隱隱作痛，於是人也瘦了，咳多了，痰也多，找醫生看過，鐵打藥吃過，粗重的工作又不能做，找了一份輕便點的事做，薪水又少，所以在工作時老是躲着甚麼的偷懶在一旁，久而久之，也習以為常，胖胖的老板也不能對我採取甚麼行動，我抓住老板的弱點，老板那和善待人也便成了我李各賴所抓住的弱點了。

「阿賴，你怎麼啦！」女人用肘弄了弄他：「我在問你話你聽到了沒有？」

「聽……聽……沒聽到！」他不知怎麼說好，又怕得罪她，又怕她說自己不老實。要死的桂敏。要死的咳。他又吐了一口痰。

「年紀輕輕的，一天到晚吐痰，短命相。」

咳咳，咳咳咳咳，又吐了一口痰在自己身後。

「阿賴，你現在用的是我的錢，要是你敢背叛我，我可買幾個三星仔把你打個半死。」女人像是有點生氣了。



他聽她這麼說先是一怔，然後又裝着沒其事的討好女人：「我只要有錢，我看錢份上服務的。」

「沒出息的男人！」女人啐了一句，又大笑了起來。

要死的桂敏。他想。要不是桂敏，要不是自己和桂敏有了關係又打算拋棄她的話，自己也不會被幾個流氓打一頓。這個社會不只是男人醜惡，連女人也一樣的醜惡。只要有錢，甚麼事都可以做得出。只要有錢甚麼事都好辦。等我摔乾了這個身邊女人的錢，我就要去找桂敏，我也可以用錢買人去打她，要她知道被打的滋味。要她知道我李各賴也一樣的下賤一樣的心狠手辣。他想到這，就咳嗽了兩聲，吐一口痰，心境也明朗多了。

「喂！阿賴，我們去那個沒有燈光的地方坐好不好？」女人說。

「好！」李各賴知道他要做甚麼。這個女人又騷又浪。算算，他就快要有很多錢了，咳，他又吐了一口青灰色的濃痰。他是青灰色的濃痰

# 張開的口流不出聲來

1 那聲音已冰凝成一顆淚珠，許多年後，流星般模糊了。那聲珠，那麼明澈地發出光采，在黑暗中，像一張張開的口，流不出聲絲來。

2 淚珠現在掉在地上，爆炸開來，發出僅有貓耳可聽聞的聲音。

3 那年我大約十歲。那時我們家在小鎮。學校放長長的年尾假期，所以整日都讓時光在外曬成草上的晨露。到了後來，一切我們懂得的遊戲都玩厭了，便幾乎每天都躍到我家斜對面的雜貨舖去跟其安聊天。小鎮的生意永遠是那麼冷清，除非是開齋節或華人新年的時候。其安大我一年。我已記不清我們的談話內容，除了三國演義裏那些沙塵滾滾馬蹄達達的戰場，關雲長過五關斬六將水淹七軍走麥城還我頭來趙子龍長坂坡單槍匹馬力戰曹操雄師勇護阿斗張翼德雷轟般大喝燕人張翼德在此夜戰西涼馬超義釋嚴顏死不瞑目這些漚遠而令人熱血滾沸的悲壯連環圖故事是我們友情的橋樑。我們彷彿是那嫉惡如仇義無反顧的好漢，學着大人的嗓子喝道：頭可斷血可流志不可屈！然而，那個假期過後，其安與我都變得悶悶不歡起來，好像目擊了極醜惡恐怖而早熟的心靈。

3 小鎮的早上，青春永駐的太陽射出光的美麗。

一隻貓，污髒的灰黃。一閃，躡進其安的叔叔的雜貨舖內。





李木真

# 望鄉亭

晚風顫動着飄揚起來了，蕭寂裏隱隱帶着一份六月的淚光。我的眸，  
模糊又無助，肩上承担着三千噸背井的行李，連舉脚亦有難產的痛楚。我  
踏出第一步：愁鄉。第二步：愁情。一步尾隨一步，每個足印代表一句話  
，經風沙炮烙後就瘡痍大變；且日夜不分，忘了季節，最後連妳的輪廓是  
嬌滿或消瘦也記不起了。所謂折柳，所謂銘柯，所謂鏡花水月，全屬腐爛  
的歲月遺留下來的棄嬰；沒有性別，沒有音色，沒有生辰，只能匿在沒有  
蟲鳴的鬧市，或溪水自流的荒林，或未畫上國界的地圖下，和遠行的少年  
併肩哭泣。

我謹嚴地告訴您：我常常是一株黑色的檀香，沐浴過驟雨後便吐出芬  
芳。

於一九七六年六月十日



周望樺

# 無韻的海浪

——手記難民

○ ○  
是浪也瞌睡的下午，他蒼白的小腦實在經營不出海涓的媚力。視覺中浪都已凝固了，凝似漠裏的沙丘。生命的神經已斷，陽，小午陽仍笞鞭扣往海的宏胸。海靜默，海靜默如一頭受笞的牛，它不願再干擾那疲倦的船群，那群船已風霜過，再也受不起浪的顛搖。

群船載群難民，群難民湧自越南的土。土已焚燒，而紛亂，而歡呼，而落荒，而無所謂家園，無所謂春天。船兒排排，水花舐食它身上的傷損，它厚滑的青苔。

無韻的浪，這一方海里堆積滿傷愁。他馳着小船，摘採難民眼裏葉葉的落瓣，而後揉碎於筆裏。

○ 1

一片船，一片船早患有嚴重的皮膚病。它的前身是捕魚的網。一個婦人，五個婦人，無數婦人，婦人們皆不着乳罩，不因追隨西方性的解放。一個婦人，持筆編織魚雁。幌然間一道淚流自眼眶裏逃荒，滴在紙上，擴成一個沒有規則的憂愁圖，她的夫郎，不在船上，在蒼茫佈滿濃霧的一方。海浪無韻，凝固一似漠裏的沙丘。夫郎，夫郎，她在箋上占卜明暗，以

淚，以愁愁的眼神。

三個安南童子，躺在安南傳統的繩吊床，擊拍手掌，而歌，以安南的童謠。系謠搖搖，在失去形狀的海上。童子們歌，童子們樂。繩吊床，拾自他們的家鄉，童子們帶走吊床，忘了帶出鄉愁。鄉愁，憂愁皆刻寄在娘的眼神里。眼神收集戰事，收集亂離，收集一部歷史。童子們的娘，幾個軍衣的婦人，突而相擁而號而淘，用伊們的言語，伊們的淚，都聲聲哭入大海。安南童子依然搖幌着童謠的變奏，猜他們無邪的啞謎，歡笑。笑浪亦跌撞入海波中。

收集童子們的笑浪，收集婦女們的淚章，他串起，串起一帖海上的難船圖。

○ 2

一位少將，撒落他滿腮涓涓的沙泥。血管乾涸，硬化將軍一腔是毀是恨是霧是落的情緒。那天他尚揮干軍於一掌，在迫擊砲的煙塵開曳過，血身溶於涓涓的悲泣裏。輾過橫生鹹濕的矮樹叢，滾山石於荒山一如迷失的行腳僧，逼血逼汗逃亡自五腕，以生命以旗欲換取每一座山頭的訊號。喊過，叱過，顯嚇過，他坐擁有許多實在與不實在的東西，包括那抽象又耐人尋味的權力。而今他竟赤裸過去他擁有一切，携帶那盡失落的眼神，排隊候診於臨時架起的治療站。一頭髮因烽火而枯黃，一雙手不再握槍，不再持指揮棒。山頭、据然、沖鋒，已不再是他軍人字典裏的名詞，都一字字化成了歷史。西貢，啊西貢，炮憤怒過，槍吶喊過，旗示威過。平息後，一個少將許多少將竟嘆息於落難的船裏，單調而無謂空憶每一個山頭的戰役，發呆。該逃？該留？該離？該返？向北望他呼吸的土地，雙眉緊蹙成一條鎖鏈，那枚少將，僅能向北風作無聲的哭泣。

少將垂縮如無脊的蝸牛，始終無能建起過往咿咿的神態，落寞地，向這生在南岸尙不被戰事強姦的他，以蟹形文，吐落自身的當年勇：

「過去，我指揮上千軍隊，現在，我一無所有。

過去，我有兩個妻子，現在，我一無所有。

過去，我享有無數錢財，現在，僅剩存滿臉瘦皮。」

亂離，一山一水一街一牆都織成了亂離的蛛網。眼前癩癩的少將不笑，他笑青山的年代

早已煙消。他是一隻失去螺旋槳的飛機，該已斷翼，搖頭揮手已揮不出光彩，木然而視這位長在南岸的少年，欣賞這少年仍是戰爭的處女。海浪依然無韻，這一方海裏依然滿傷愁，少年又一船踩過一船，串着海上的難船圖。

○ 3

她左挽盲目的夫郎，已跛了，已瞎過。她的眼是一盞懸掛着的油燈，欲滅又掙扎着亮起火星。一條船幾十雙落難的手，沾着火炮的餘煙，滿船漁腥，來自越南會繁華過的漁港。繁華，繁華終究是不能千古的，當槍與槍決鬥，情緒與情緒決鬥後，正反一切都消失在轟炸機的音速裏。

逃亡。因何逃亡？爲誰逃亡？誰個不戀他生根的鄉土呀？一瓢水一簞粥一株穗一網魚都是染有他滾滾家鄉風土的。這數漁船的難子難民們皆不欲有所棄，他們不棄，他們被棄，被迫失根而逃離這裏，個個都成了向北望鄉的候鳥，腦的銀幕播映着戰爭的百孔千瘡圖。

她的臉尙留砲艇的餘悸，砲煙味仍駐紮在漁民們蒼灰的乾髮裏。那一日子民們成串的在白海裏捕捉生活，欲捕捉一網的歡喜。雖說陽還不會掛起遮羞布，但海的起點處便驟然騰出圈圈浪的圖案。團團煙霧，陣陣聲響，艘艘砲艇凶凶滾滾而來，惶惶而搖的旗幟沒有理智的咆哮。漁民們未曾犯法，法律的順民無辜。他們無辜，無辜是以網以力以動以汗而活的撒網者。驟然開一筒砲三筒砲十筒砲筒筒的砲沒有秩序沖來欲解剖每一條蹣跚的船。於是一個落海五個落海許許多人如是落海如是便典當了命。無所謂價值無所謂原委無所謂無辜。幾艘受傷的船們覆身於海底，陪葬的有漁腥和血腥，腥臭味都擴散吹染了七洲洋。

漁船羣無奈無奈呵僅有逃呵逃，逃離開便一個失明兩個斷掌三個變成無腿的廢人。是悲？是戚？是恨？是怒？天也茫茫海也茫茫茫茫里何處是歸向？於是悲淚都無日無夜跨過了一面潤潤的凹凸的海，哭乾了淚湖，焦乾了心腦。重重哀然戰爭呵戰爭疊起重重的憂憤。僅剩數艘不該絕的漁船載超重的苦難停泊在這商港的南岸，無告訴諸他滿心的哀緒。

長離了故鄉，那一次出海難道就成了永不回頭的離訣？爲何逃離？爲誰逃離？對着一對乾涸的眼洞，望鄉何處，浪呵浪，早已無韻，和不成跳躍的歸鄉曲。

# 山的聯想

再次登上那座山時，已不同於昔日的情懷。而那麼巧合，上山之前正聽見一位朋友說着山的故事。說要朝山，或乃是山朝近我，都是那接近自然與寧靜所作的一種努力。沒有太多閒逸的時間，沒有機會，依然能在寒冷的氣溫下渡過一個晚上，那個日子沒來臨時，誰也沒真正意料到。

其實跋在風裏，或只躲在小室裏隔着玻璃窗看那雨景，青山一片，霧氣縈繞，實在夾藏不了什麼喧鬧。走那曾經走過的山道，投眼看那曾經濺過的韌韌，日子好像都隔離得那麼遠了。而故事的開始，總是很久很久以前，或有一天，或在一個晚上；聽的人在聽，說的人在說，等到說完了，聽完了，本身也成爲可以構成一個故事的記憶，在許多年後又再次從一個晚上開始，於是有人說又有人在聽。

細細稀疏的冷雨打在臉上，倒也使人稍爲清醒一些。上得山來，豈非也爲了那片刻的清醒？攜手看伊，聽古鐘鐺鳴，聲聲如清雷，自覺心底也响起了那種鐘聲，那莊嚴肅穆的勸諫。山底下還有多少人，有過這種經歷？把聲音附在風的懷抱裏，多願能藉此告訴山腳的朋友們，我又站在高山上了。

從一座山飄到另一座山。你說：很悠閒，使人嚮往。我帶着相惜的口吻告訴你：你多聽聽鐘聲吧！鐘聲的另一面。於是我走開了，因為你完全不懂得什麼是流浪。流浪的這一面與流浪的另一面。從一座山飄到另一座山。說是雲吧！雲化爲雨，聚雨成河，你跳進河裏，把自己化爲流浪。其實我根本無法告訴你生命的意義究竟是什麼，我無從說起；而至少內裏有一項意義是會叫你勇敢地活下去的。你把它抓在手裏，放在眼裏，藏在心底，但你不一定需要瞭解這些。

而山，掌管山的山神們都該知道生命是不完整的吧！希望能見着山神的確是一種奢望。在夜裏，你只能看見黑壓壓的山影；或者在那黑影裏，有一雙眼睛在對你冷冷發笑，你什麼都不知道，還談什麼完整不完整的生命！還企求什麼山神來爲你解說迷津呢？

來到山上，並沒有爬上寫着海拔六千餘呎的石桌作勝利的眺望。什麼是勝利呢？紅牆綠瓦、枯木白銹片，全沒入在霧裏。只覺天高海濶，山脈羣立；只見雁兒形單影隻，橫空飛過。

七六年四月



# 暮色椒林

不用媽媽抱起來哄也不用媽媽說她的寶貝她的乖孩子，雨自然而然的就不哭了。屋簷下一椽長方形鏡子的水竟釀的如此光滑，不時不時就一兩個頑皮入骨的滴水即使惡性已被揭穿了還是故意要滑冰要逐步去破壞躺在水裏頭椒樹模糊的胴體。

他自屋子裏走了出來後，就立即發覺了這個天空已被分割成喜怒哀兩種敵對的臉色。

是什麼誤會是什麼深仇血恨的還未消，被勸彼拉開現場的雷仍不甘心地偶而要尖叫幾句。他倦倦的就伸一伸懶腰，差一點兒意外的以一具不甚成熟的猴拳擊斷架在另一端的七彩虹橋，好像是略碰到了定裂些微的，燕子不敢埋怨不敢提出抗議偷偷地隱着線藏在咀裏忙碌地飛上又飛下進行各個角度的檢查和縫補。

對面的山是兄弟是情侶抑是誰尖實乳房的特寫鏡頭，隱藏着充滿某種動物的原始慾，即使那塊塊快或不快、甘心情願或被迫而擲過去的烏雲如何誠懇，它也不願伸出雙手來接住當圍巾加以圍住，聾的這滿園子的鳥鳴如野孩子們歡呼聲不絕。他往怒氣未消的天色一瞧，被勸彼拉開現場的雷偶而仍不甘心地要尖叫它幾句，但再也無能為力地交出一把長滿根鬚金黃色仍不近乎古老的長鞭，這也難怪鳥鳴竟敢野的如此放肆。

走入椒林后，他仍採集着扔不响竹籃的景物與天色。

很多傷風化的頂端；這是那年他哥哥離家時帶不走只有把它棄下的小椒園，很多上了年紀的椒樹硬起了骨頭仍長不大仍似個少年模樣的已無法啃盡這題材柱子的九十度。他邊採集着椒串邊現實地想這方形不及二畝貧乏的土地，這塊就要壓將下來到他這一代要不要也得承受的唯一的家產。

他不能不去想生活以及麵包的重要性，而這些問題會一度使他深深陷入冷漠悲觀和早熟恐慌的淤泥裏不能自拔。哥哥們的展翼離去狠狠地使他的心田枯謝，使他不得不呆下去在這一代與上一代深深的巨鴻溝裏無助地打滾，俯首地默默繼承那壓將下來殘碎的家業去忍着貧勞。

他不滿他恨他恨亦是徒然。

再架起眼時，七彩虹橋竟無影無踪地溜去沒有留下一絲痕跡。他有一種感嘆對於飛馳而去的日子，他突有一種絕望的預兆因為自己的悲觀女孩終也將如此溜去。

幾許苦難而築起的友情也終奈何不住如此煩如此苦悶的季候而轟然倒下，該怎辦？爲了麵包他數不出還有多少粒鹹餘的淚珠可滴。直到最後昏眩竟不知何時攻克了腦際，而天色嘯紛紛紛紛在走避，似沒幾個功夫竟全竄進了那個被頑童們以長竹竿擊下來泄了滿鳥蛋破裂的鳥巢裏去了。

七六年八月二十日古晉

## 映影

躺下時，心似一湖映着自己的影子般清澈。剛過的旋轉中，一直想着這陽光下照的耕地。陽光之後，有星月光在後頭，洒在草原和森林之上。第一次知道嚼草是甜美的，夜是和諧的；和諧的夜是來自泉水潺潺之中，流動着破碎之後，一切都是空漠的。一切都是，空漠的，沉靜中，沉靜中，平靜中，平靜之後，也只是每一個不深不淺不能和二者分享的記憶。實實在在，沒感覺過什麼是分享，就好像那幾個瓜說 *gibi*。時故意裝裝嘴殼可惡。

那天風過樹葉，有人在遠古里走出來吆喝似的說你叫我失望。語音是那麼的熟悉又陌生的沿着迴廊低响，書中景象是那麼朦朧起來。生命不再，又還是生命；人生不再，又還是人生。第一次知道自己會叫人失望是那麼凄美，凄美的見一色昏橙的山河，莊嚴又凄迷的把一個過程化作灰燼，淚在火中蒸發。之後，就沒有淚在後頭，淒迷淒迷，坐在石上，清泉石上流，畫着林下，垂釣，却被釣得千瘡百孔，之後，是那麼一縱即逝，那麼的一縱即逝，本來面目還在心中，歸去時，歸去時，是那麼朦朧的在時間的長廊里震响着，回音，回音。

時間是已在時間之外的了。



向太陽

獻給鄉村的詩

反法西斯

青色之怨

方中集

夏天

草莽集

石門集

永言集

災梨集

踪跡

雪朝（與周作人、俞平伯、

徐玉諾、郭紹虞、

葉紹鈞、劉延陵、

鄭振鐸合著）

世紀的孩子

期待

向五月歌唱

朝露集

戰歌

艾珂  
朱湘

朱大樽

朱自清

朱自清等

朱維基  
朱渭深

列車

任兆和

任鈞

北門

上海詩歌月報

上海商務

上海開明

上海商務

上海時代

上海亞東

上海商務

流星社

上海永祥

樂華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六年



冷熱集

詩人俱樂部

一九三六年

爲勝利而歌

重慶國民

一九四三年

戰爭頌

任鈞詩選

上海永祥

發光的年代

上海星群

一九四八年

後方小唱

上海雜誌

火炬

汽笛詩社

一九一九年

流浪

上海創造社

潮

光華

一九三二年

在旅途中

春草

一九三一年

秋雨之後

文化學社

一九三一年

黎明的前奏曲

當代詩歌社

一九三六年

沙漠

上海星群

初春

漁家

中國詩歌會

愛之仇

福建世界書社

冷的心曲

福建世界書社

菊園

上海新文化社

蕙的風

上海亞東

寂寞的國

上海開明

一九二二年

西華

成仿吾

余慕陶

沈心蕪

沈旭

沈明

宋紹謨

宋寒夜

宋琴心

汪劍餘

汪靜之

汪震

伐木

土星筆會

一九二七年

汪銘行

人形之哀

詩文學社

紀德與蝶

文學詩社

汪蔚雲

泡沫集

上海大東

一九三四年

沐鴻

天河

上海光華

一九二七年

夜風

上海泰東

一九二八年

辛勞

捧血集

上海星群

辛笛

手掌集

詩創造社

一九四八年

辛笛等

珠貝集

一九三六年

冷泉

落英集

冷落

今宵

李小仲

小仲習作集

李冰

趙巧兒

李放

太陽與歌

李金髮

微雨

北平北新

爲幸福而歌

上海商務

一九二六年

食客與凶年

北平北新

一九二七年

李季和

細雨集

上海商務

一九三三年

李無偶

梅花

上海開明

一九二九年

李尤白

呂梁山的野牡丹

李長之

夜宴

文藝評論社

一九三四年

李白英

孤獨兒之死

上海光華

一九三四年

沉悶

李岳南

午夜的詩集

知更

李哲邨

黑人

李滿紅

紅燈

國民

李唯建

影

新時代

一九三三年

李家焯

始奏集

金屋

李 笛

荒涼的山谷

李魯人

我們的手

民社

一九三六年

李曼林

高粱葉

上海雜誌公司

一九三五年

李搏程

嬰兒的誕生

上海星群

李維生

流浪集

北平未名詩社

李季

王貴與李香香

杜運燮

詩四十首

上海文化生活

杜霜華

霜華詩草

上海開明

沙 蕾

心跳進行曲

春草

沙 鷗

農村的歌

春草

化雪夜

春草

林桂清

春草

吳博 九一八薙露歌

吳朗 牧人的鞭

吳越 最後的星

吳奔星 暮靄

吳聿等 爛熳之園

吳懋祥 九一八薙露歌

孤懷 三五集

孤帆 孤帆的詩

呂雲沁 深云

漫云

呂鏡 火的云霞

阮章競 圈套

漳河水

何植三 農家的草紫

何爲 波浪

何德明 幸福的哀歌

德明詩選

我們開會

何其芳 漢園集(合集)

預言

朝旭

長沙大地

上海星羣

北大出版部

白雪社

前夜

青島詩歌社

海音

海音

峨帽

上海亞東

上海文學社

北平北新

北平北新

北平北新

上海商務

文化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四九年

一九三六年

刻意集

上海文化生活

一九三八年

夜歌

詩文學社

一九四五年

掙扎

民間

一九二八年

青勃

巨人的脚下

上海中興

一九四九年

號角在哭泣

上海星羣

青勃等

迎春的旗

晉社

宗白華

流云小詩

上海亞東

芳信

射擊之歌

長庚

招魂

女文社

杭約赫

噩夢集

復活的土地

上海星羣

一九四九年

火燒的城

一九四八年

芙蓉

苦囚集

芮麟

心浪

上海銀花社

林庚

夜

草鹿書屋

春野與窗

上海開明

一九三四年

北平情歌

上海開明

林重映

出哨

星光

林山

戰鬥之歌

林林

同志攻進城來了

上海文化生活

一九三六年



林風 鄂貝爾騎兵隊的故事

林房舒 路

林懋 影兒集

林紹藩 給我們自己

故鄉的路上

晨曲

林維仁 重新開的路上

林綏 星海的呼喊

林英強 蝙蝠屋

麥地謠

驢馬騾

沙漠船之旅歌

易家鎮 西子湖畔

易椿年 我是支那人

孟超 候

殘夢

邵詢美 天堂的五月

花一般的罪惡

詩二十五首

邵冠華 旅程

萬人

北平北新 一九二九年

廣州青年作者 一九三五年

廣州青年作者 一九三六年

廣州青年作者 一九三六年

南極社

今日文藝社

上海日刊社 一九三六年

上海方葉書局印行

東方詩作家協會印行

東方詩作家協會印行

上海亞東

上海時代風景 一九三五年

上海光華

春野

上海光華 一九二七年

上海金屋 一九二八年

上海時代 一九三六年

上海時代 一九三〇年

青春的哀歌

都市的夜

風沙夜

荻葉集

未穗集

忘川之水

斷流集

夢與眼淚

昨夜

抗戰詩選

新綠的土地

蝙蝠集

路工之歌

革命花

飄流

晚香集

過去的生命

紫娟記

海沙

夜行集

上海當代詩刊社

海星詩社

海星詩社

北平北新

泰東

新民

戰時文化

人間

上海時代

上海美羅

華通

北平北新

上海創造社

今日文藝社

文學導報社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六年

邵冠祥

牧丁

采石

邱韻鐸

邱絮絮

金重子(編)

金帆

金克木

岳浪

周民鍾

周菊人

周作人

周靈均

周爲

周而復

周仿溪等

眷顧

上海商務

征軍

紅蘿蔔

詩創作社

洪爲法

蒙古的少女

詩歌

耶草

蓮子集

初秋的風

雨開

洛雨

壁字

韋叢燕

君山

未名社

一九二七年

姜卿云

冰塊

未名社

動候

心琴

上海古今

一九二五年

前哨社(編)

遠方的懷念

長沙大地

柯仲平

我們的詩

前哨社

海夜歌聲

上海光華

一九二七年

邊區自衛軍

上海讀書生活

風火山

上海新興一九三〇年

從延安到北京

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的產生上海讀書生活

星郎

宇宙之謎

上海泰東

一九二六年

胡適

嘗試集

上海亞東圖書館

一九二〇年

胡也頻

也頻詩選

上海紅黑社

一九二九年

胡風

野花與箭

上海文化生活

一九三七年

爲祖國而歌

胡里

鄉下人的歌

胡懷琛

大江集

胡牧

波

胡牧等

花開滿地又是春

胡行之

風鈴

胡明樹(編)

若干人集

胡思永

胡思永的遺詩

南星

低氣壓

虹飛

虹飛詩集

柳風

從深處出

柳溪

前夜

柳侍

生命的微痕

防守

震撼大地的一月間

無花的春天

拾得

影象集

自己的歌

俞平伯

冬夜

七月詩叢

滙文

上海泰東

文研會

文研會

亞東

上海群眾

北平海音

開拓社

上海生活

思想

新時代

樂華

上海亞東

一九二七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二二年

西還

上海亞東

一九二四年

憶

北京樸社

一九二五年

俞錫南

洞簫怨

上海聽簫社

姚蓬子

銀鈴

水沫

蓬子詩鈔

姚江濱

江山情詩

姚散生

出發

海星詩社

人生三千里

詩創作

高山

苔痕集

上海景行社

高揚

赤道集

上海聯合社

高仰霄

時代悲歌

高蘭

高蘭朗誦詩集

越新

高長虹

獻給自然的女兒

上海泰東

給

上海泰東

荒牧

笑的行情

馬子華

坍塌的古城

春鸞社

馬化龍

花夢集

本人

馬蔭隱

旗號

航

馬君玠

北望集

香港中國詩壇社分社

一九四〇年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流沙

山城散曲

文學社

桂濤聲

金絲雀

大陸

秦初

未來別裁集

秦佩珩

春蠶集

海濤

自從鞭砲响了後

大路

向民主進軍

大路

唐紹華

忘憂草

上海朝霞社

生之戰爭

上海朝霞社

唐祈

詩第一集

上海星群

唐湜

英雄的草原

上海星群

顛動的城

上海星群

孫葆全

生命的火燄

北平孤星社

孫大雨

精神與愛的女神

上海新月

自己的寫照

上海新月

孫毓榮

海盜船

上海立達書局

寶馬

上海文化生活

孫鈿

旗

桂林

西瓜集

七月詩叢

孫亞球

西瓜集

影聲社

一九三七年  
一九四二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四八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五年

孫藝秋

孫望

索開

侯佩尹

侯汝華

晉思

夏宇衆

侯覺民

殷夫

倪貽德

禹仲琪

袁水拍

泥濘集

煤礦夫

荒原的聲音

歌手烏卜蘭

淞虹集

海上謠

囚

牽牛花

霧浮集

單戀

孩兒塔

殷夫選集

東海之濱

放逐交響曲

人民

向日葵

沸騰的歲月

冬天、冬天

馬凡陀的山歌

馬凡陀的山歌（續集）

詩創作社

明天

上海星羣

南京

上海時代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六年

著者書店

上海詩歌研究會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六年

光華

一九二五年

上海星羣

上海生活書店

上海生活書店

一九四六年

一九四八年

解放山歌

徐玉諾

將來之花園

上海商務

徐雉

雉的心

上海新文化

酸果

上海光華

徐志摩

志摩的詩

上海中華

志摩的詩(增訂本)

上海新月

翡冷翠的一夜

上海新月

猛虎集

上海新月

雲遊

上海新月

小魚集

粟里書屋

徐也人

紅葉詩集

羣衆

徐敬言

撲朔的狂歌

上海泰東

徐少聲

清溪詩集

上海

徐訏

借火集

上海

燈籠集

上海

鞭痕集

上海

二十歲人

上海時代

明天

上海

最強者

上海

莊湧

突圍令

七月詩叢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三年

郭沫若

女神

上海泰東

一九二一年

星空

上海泰東

一九二二年

瓶

上海創造社

一九二七年

前茅

上海創造社

一九二八年

恢復

上海創造社

一九二八年

沫若詩集

上海現代

一九三二年

戰聲

戰時

一九三八年

蜩螗集

一九四八年

郭子雄

春夏秋冬

上海金屋書店

一九二八年

郭汝炳

晚霞

丁卜

一九二七年

張秀中

動的宇宙

北京海春

一九二七年

清晨

北京海春

一九二七年

曉風

上海新文化

一九二七年

張近新

浪花

北平北新

一九二七年

張國瑞

轉眼

芳草

一九二九年

海愁

上海泰東

一九二九年

張品

五月裏的天氣

海外孤鴻社

一九二九年

張子深

剎那的安慰

流星社

一九三〇年

張殊明

跋上

上海新時代

一九三〇年

張蓬丹

消失了的情緒

文華

一九三〇年

張廷錚

白蓮溼

中學生

一九三三年

張白衣

信號

中外

一九三四年

張我軍

亂都之戀

上海新文化

張兩棠

負創的心

張澤厚

曠野

人民萬歲

漢字

花與果實

新藝

張志民

天晴了

倔強的靈魂

海星詩社

梁 快

晚禱

上海商務

一九二五年

梁宗岱

我隨着西風的哀怨

匆匆詩社

梁 格

已往心曲

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

夢幻

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

詩人的餽贈

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

逍遙吟

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

我的小朋友

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

春的迴憶

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

自然的微笑

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

春鶯曲

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

宇宙的統治

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

一九三五年



許季明

季明詩草

北平北新

一九三六年

許幸之

大板井

上海聯合出版社

一九三六年

許德鄰(編)

分類白話詩選

崇文

一九三六年

康白情

草兒

亞東

一九二二年

草兒在前

亞東

一九二九年

河上集

白雪社

一九二九年

康光翟

水雲小紀

上海星群

一九二九年

康定

掘火者

北平北新

一九二九年

章衣萍

種樹集

北平北新

一九二九年

深哲

大漢社

一九三三年

章鐵昭

鐵昭的詩

孤帆社

一九三三年

章石承

石承的詩

中國詩社

一九三四年

楊吻淡

吻淡詩集

中國詩社

一九三四年

楊颺

迷離

中國詩社

一九三四年

他的天使

中國詩社

一九三四年

半年

中國詩社

一九三四年

陶知行

知行詩歌集

兒童

一九三三年

陶曉霞

築地黃昏

黎明

一九三四年

# 風訊

■黃潤岳校長提起他初到培中時所受到的小人攻擊，這些攻擊是以標語、匿名信等形式出現。從本文中，以及十年的事實證明，黃校長對這種技術只是等閒視之，始終貫徹他「有目標，有立場，也有理想」的辦學態度。

■對於文化問題，前一陣子似乎演得相當熱鬧，可是能够抓住問題本質，以及立論正確的，並不多見。有關「文化交流」的性質，溫任平在期這篇短文中有很精闢的見解。文化問題應有更多民間學者努力研究，並勇於發表他們的心得，為國家的團結探尋出正確與可行的道路。

■「飛越杜鵑窩」這部奧斯卡獎名片，其主題與所象徵的意識，在「自由世界」引起知識份子頗大的興趣。本期我們轉載了兩篇台灣作者的分析文章，以增進大家對這部電影更深的認識。

■賴瑞和「送你一首詩，我走了」。希望他在海那邊不斷地送詩回來。

■楊升橋自回國以來，即投入文壇積極耕耘，是我們文壇上的生力軍，這篇「試剖顏元叔『舞會的裝飾人』」是他獻給蕉風讀者的第一份禮物。顏元叔在中文壇上是响鑼鑼的角色，附錄這篇小說，使未讀過的讀者方便欣賞原文。

■本期出現四位新的散文作者，希望更多新作者把稿寄給我們。

■王潤華的「比較文學研究」續稿未到，暫停一期。

##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KDN 9254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84 期 ● 一九七六年十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g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